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一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燦星若

隋紀

煬帝

綱己巳，五年春正月，改東京見上卷第九為東都。綱禁民間兵器見上卷第四書法。目鐵叉、搭、鈎、攢、

巡河右

籍小。目之類，皆禁之。綱二月，帝巡河右即河西見上卷二。○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見上卷第十，不

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綱冬十一月，還東都。綱殺司隸大夫薛道

衡。目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實寶云宋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

此魚藻之發

魚藻之義也。」詩小雅魚藻篇：刺幽王也。言魚以依藻為得其性，今王政教衰，羣生不得其所，故思古之武王。煬帝謂道衡之領高祖，是亦思武王之義。拜司隸大夫，將罪

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

道衡謂人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御

史大夫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意縊殺之。

綱庚午，六年春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帝以諸蕃酋長畢集

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

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幃帳，珍貨充積，

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價給塞上粟之日：

「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闕入聲者頗覺之，見以繪情帛

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慚，不

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

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綱三月，帝如江都。見上卷綱除榆林太守張衡

名，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目初，張衡諫營汾陽。今山西太原宮。大業四年夏，四月帝意

不平，乃出爲榆林見上卷太守。久之，敕督役江都宮，禮部尙書楊玄感裴之子使至江

都，衡謂之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

舍，具供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性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誦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雜

陳百戲
子端門

酒食不
取直
樹帛纏

如江都

牛弘弟射不
問弘射不
殺牛射不
主高麗
不至

帝自將
擊高麗

令。帝數幸且都，世充能伺候顏色，
雕飾池臺，參獻珍物，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今直隸順天府文安縣。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

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虛去聲酒射，石殺弘

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

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綱**徵高麗，離王元入朝，不至。

帝之幸啓民帳，見上卷第十也。高麗，東胡國名，本箕子所封，朝鮮地今爲朝鮮國。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

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

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使牛弘宣旨，令使

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

辛未，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海口，

帝御龍舟渡河，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即順天府總管元弘嗣往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海口，

造船三百艘。搜○船之總名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

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倉名在直隸大

洛口。亦倉名見上卷第十諸倉米，抽臚。見上卷第十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

處柱崩

夫天下騷動，綱冬十月，底柱山名，在河南河內府懷州城東四十里。黃河石形如柱，故名。崩。綱王薄、張金稱、高

士達、竇建德等兵起。書兵起何？賊廣也。自是凡起兵者，皆擊，不書討。書殺，不書誅。自是時百姓窮困，始相聚為羣盜。

鄒平今山東濟南府鄒平縣。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在濟南府長山縣。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

向遼東古郡名，高麗地。屬遼，今盛京。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漳南漳水之南，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人竇

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

亦以饒勇選為征士，縣令答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謂曰：「丈夫不死，當

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

中為羣盜。時俞今山東東平府汶津縣。人張全稱聚眾河曲今山西太原府河曲縣。，齊今直隸河人高

士達聚眾於清河今東昌府恩縣。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

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今河南淮安府海州。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

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

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綱壬申八年春正月，遣諸軍分道擊高麗。綱三月，諸軍渡遼水。源出遼東行都司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

知世郎

無向遼

東浪死
歌建德
長樂王
寶德
夏後改號

九軍大敗而還

張衡言臨

帝復自擊高麗千鈞之機

魏公李密

流經鐵嶺瀋陽廣寧三衛境，又南至澤州衛西南入海。擊敗高麗兵，遂圍遼東。見上夏六月，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里。在遼東郡司城東北五百六十里，鴨綠江東，平壤城西。而還。初九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

東，唯二千七百餘人，資械盡。親行弒逆者也。曷為不書伏誅，所以蔽罪于楊廣也。然則不具官何？衡得除名矣。目衡既放廢。見上帝每令親人覘。謂：平去二聲。○親視也。之及還自

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

久活？」見上卷第九尹氏斯。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癸酉九年春正月，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二月，

復宇文述官爵。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帝議復伐高

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鼯，小鼠也。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

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夏四月，帝度遼水，遣

諸將擊高麗。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玄感。素之驍勇，便騎射，

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實寶云：縣名，未詳處所。公李密，襲父蒲山公簡。少有才

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

李密乘黃牛渡漢書

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丙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

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

與為深交。初，玄感以朝政日紊，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玄感於黎陽今直隸大名府

督運。六月，玄感入黎陽，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

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

救兆民之弊，何如？」眾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密

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猶隔千里，公擁兵

出其不意，長驅入薊計○今順天府大興縣，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

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

「關中四塞，今西京在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四塞者，言四面有山河之固。天府天所造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

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即關中今西安府長安縣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

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

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

以李淵
為弘化
留守

空梁落
燕泥無
庭草無
綠人隨
意

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

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圍東都。綱帝引

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綱秋七月，楊玄感引兵趣趙潼關，在河南河南府

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綱秋七月，楊玄感引兵趣趙潼關，在河南河南府

少卿李淵為弘化今陝西慶陽府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

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見三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

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綱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帝使御史大夫裴蘊等推玄感黨與，謂曰：「玄

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

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

米者，皆阬釋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亡命，見二五捕得誅之。

帝善屬視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

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

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兵伐高麗

綱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見上秋，七月，次懷遠鎮。質實云：未詳處所。高麗遣使請降。綱冬，十月，還西京。綱十二月，帝如東都，殺太史令庾質。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怒，下質獄，殺之。

綱乙亥，十一年春，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綱有二孔雀，文禽，廣益諸州所產。自西苑。見上

高德儒指孔雀為鸞宮如汾陽

九 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綱夏四月，帝如汾陽宮。見上

以李淵為山西今山西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撫慰大使。綱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見上

十 入寇。帝入雁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綱帝巡北邊，始畢。啓長子。可汗帥騎數十萬。

巡北邊

唐太宗
李世民

謀襲乘輿。義成公主見前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突厥圍雁門。詔

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

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

數十里不絕。夜則鉦征。鐘也。鑄似鈴。鑄似小鐘。鐘以止鼓。鑄以節鼓。○鉦、音撓。鑄、音濁。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

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冬。十月。帝還東都。○

詔江都更造龍舟。見上卷第九。城父見三一朱粲兵起。

丙子。十二年。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諸起兵者何？惡廣也。綱目賊賈，故不其羣盜。書

夏。四月。大業殿火。○五月朔日食。食既，大變也。問一歲而兩亡矣。綱目書食既，十有二

除納言蘇威名。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喻多少。但

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見上今近在汜。似。源出河南水。開封府汜

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屬

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翫。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見一卷

蘇威引
身隱柱

蘇威獨
獻尚書

如江都

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革，皮也。老革，皮色枯瘁之形，一

說革兵也。老革，猶言老兵。多姦，以賊脇我。蘊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

驗獄成，詔除名爲民。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

王愛仁。江都龍舟見上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建節尉任宗上

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等總留後

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至汜水，見上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銀入解。親近也。之從幸榆林。見上卷第十

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

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賊死。韋

城故城在直隸大名府滑縣。翟讓爲東郡法曹，今山東東昌府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崗。實質云未詳處所爲羣盜，同郡

單雄信，驍健善馬槊，平聚少年往從之，離狐。故城在山東徐世勳年十七，有勇略，說

讓剽行舟商旅，讓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故城在河南開王當

仁，濟陽。故城在王伯當，韋城周文學，雍邱。即開封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

邱亡命。初楊玄感兵敗，密被執，以計亡去。聚徒徵授，郡縣捕之，又亡抵其妹夫雍邱令往來諸帥，說以

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

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謂李再三獲濟，見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

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說讓先取滎陽。今開封府於是攻滎

陽諸縣，多下之。帝以張須陁爲滎陽通守。即今以討之，密分兵千餘人，伏林間

掩之，須陁敗死。河南郡縣爲之喪氣。綱十二月，鄆陽。今在四餘州林士弘稱楚帝，

據江南。綱以李淵爲太原。今山西留守，擊甄翟兒。四月擊翟破之。綱太僕楊義臣擊

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今直隸真定詔罷義臣兵，內史郎虞

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

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

林士弘
稱楚帝

義基
龍楊
兵

「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

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見十二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

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綱帝至江都。○詔李淵擊突厥。

綱丁丑，十三年。恭帝在義基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陽可汗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水隆元。秦王薛世舉秦興元。梁王蕭銜鳳元。是歲并楚，凡八國。春，正月，

竇建德稱長樂。今直隸真定府冀州。王綱二月，馬邑。今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校尉劉武周朔方。今陝西富夏衛。郎將梁

師都各據郡起兵。綱翟讓李密據輿洛倉。在洛陽縣北。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今直隸大名府。

公略取河南諸郡。綱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今山西分州府介休縣。可汗。見上卷第十。取樓煩。今山西太原府。

原府崑崙州。○定襄。今太原府定襄縣。雁門。今太原府代州。諸郡。綱梁師都取雕陰。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弘化。今陝西慶陽府。延

安府。即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綱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今陝西郡司榆林衛。突厥以

為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設。屋利，乃一設之號。綱夏四月，金城府蘭州。今陝西臨洮。校尉薛舉起兵隴西。今陝西鞏昌府。自

稱西秦。綱王綱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見三八卷二。降李密，密攻東都，入其郭。郭也。

目密移檄郡縣，數上。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

惡難盡。」祖君彥。彥之子，密用為記室。之辭也。綱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

薛舉稱
西秦霸
王秦霸
波竹決
李淵起
兵太原

竇建德
稱長樂
王密稱
魏公
定楊可
汗劉武

梁師都
稱梁帝

劉文靜
世靜

雅。曰初，淵娶於神武。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蕭公寶殺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

子千牛備身。千牛備身，東宮官名。臨汾。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

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見太原府太原縣。宮今上卷第十。監裴寂，

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

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

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

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漢高光武。之才，不能定也。」世民

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

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

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

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

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

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

李世民
起兵

相與宴語。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上世民乘閒，○開渠，空閑處，屏丙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徧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謂世民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劉武周據汾陽宮，見上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遣使密召建成元吉於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柴紹於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

李淵遣
使如突厥

掩耳盜
鈴

李世民
數斷高
德

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

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示行

突厥大掠而去。日句綱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綱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

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

厚禮，遣去始畢可汗。見上始畢復書欲淵自爲天子，乃以兵馬助之，將佐皆喜，請

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

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吸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

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告突厥。綱李淵遣

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今山西汾州府西河郡不從淵命，淵

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

軍門。世民數上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見上吾興義兵，正爲誅

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

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

李淵自稱大將軍

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綱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

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視通將兵拒之。目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

守晉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

突厥三大奈名也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西河見上，慰勞吏民，賑贍貧乏，至賈胡堡，去霍

邑今山西平陽府霍州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

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即平陽府，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靜至突厥，始舉

可汗請兵，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

力井力也同心，執子嬰於咸陽見八卷，殪意○滅也商辛於牧野見二卷。淵得書笑曰：「密

妄自矜大，非折簡猶言牛紙可致。吾方有事關中隋西京今陝西西安府，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

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之道，輟拙○止也東都之兵隋東京今河南南府。

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旁去鷸聿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合而

拊其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肯相舍，漁

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啟大梁，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

李淵以書招李密復

鷸蚌相爭之勢

李淵復
李密書

世民不
欲北還

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負翼，見十九卷九唯弟早膺

圖籙，副職符錄以甯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

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

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

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

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見上第四第五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即關中今西安府咸陽縣號令天下。今遇小

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

全？一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

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

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

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不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

爲一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綱致堂胡氏

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紂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雖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署之職。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知父也，不必詐爲救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

不必尊立代王

下之志，才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表寂詐爲救書發民，是年五月，裴寂遣李淵起兵。淵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遠襄運者多矣。綱乃使劉文靜詐爲救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

李軌稱涼王

情愴，思亂者衆。綱武威今陝西行都司京州衛司馬李軌起兵河西即涼州衛自稱涼王。綱薛舉自

薛舉稱秦帝

稱秦帝，徙據大水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八月，李淵與宋老牛戰，斬之，遂取霽邑見上。綱李淵

克臨汾見上。絳郡今平陽府絳縣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綱九月，武陽郡

降李密。綱武陽今直隸大名府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密以爲上柱國。寶藏使其客鉅鹿今直隸魏縣魏徵爲啓謝密，且請帥所部南會諸將，取黎陽倉見上。密喜，即以寶藏爲

魏州即大名府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詞，故召之。綱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綱李密遣

徐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

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藏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府道

李密召魏徵掌記室

密 獻 洪 客 李 密

洪 奇 而 正 謀 徐 微 洪 密 皆 冠 中 隱

洪 奇 而 正 謀 徐 微 洪 密 皆 冠 中 隱

兵 貴 神 速

若 振 槁 葉

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

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于屠

販，或寄于盜賊。洪客、魏徵，皆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于密發之邪？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遂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與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黃石公，漢張耳遊下邳圯上，遇一老人，授一縑書，曰：後十三年，孫子見我濟北，殺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魯仲連見七卷三，又第四又第六。

翊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自引軍西。時河東未下，三

輔見三二卷第十。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猶豫未決，裴寂曰：

「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

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

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斃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

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即西安府。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

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淵李淵濟河，

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李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

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以備東方兵。世

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行定曰渭北。渭水源出陝西臨涇府涇源縣為冠貫氏。今山東東長于志甯，

安養。實寶云縣名。未詳沿革。尉顏師古及世民婦長孫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在西安府志

甯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綱柴紹妻李氏及李神

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關中羣盜悉降於淵。淵柴紹之赴太原也。見上其妻

李氏淵歸戶別墅。汝○墅田廬也。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鄂

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神通衆踰一萬，以令狐德柔為

記室。左親衛段綸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得萬餘人，各遣使迎淵。淵使

柴紹將數百騎迎李氏，關中羣盜皆請降。綱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淵

進屯馮翊。見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李氏

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故稱。號娘子軍。陝城山

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

房玄齡
民李世

于志甯
冠氏古
長孫無
志甯師古

西汾州府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

蕭銑稱

約法十條除隋苛

李靖有才略

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引軍西行，十月至長安，命諸軍進圍城。蕭銑先上聲。○後梁宣帝蕭詧曾孫，嘗，見三九卷三。起兵巴陵，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自稱梁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

世師等十餘人。李淵克長安，迎立代王見上。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與民

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何○。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

衛文昇見上。已卒，執陰世師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見上郡丞三源今西安府

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

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

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淵立代王侑為

皇帝，尊帝為太上皇。侑時年書尊帝何？見唐兵之不以討賊名也。故化及之。弒不書太上皇，不于唐之尊之也。唐不正名，自是經自書自為大丞相，書追諡，皆無隱矣。淵

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嗚呼，唐室之與，庶幾乎正矣。乃狙子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竊篡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自為大丞相，如殊禮，然後取焉。曷不于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膺廣弒逆之罪，敢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與用民間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

前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然其得國，比之子他，則固優矣，綱自詳而書之，其義自見。

十一月，唐王淵追

諡其大父為景王，考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太守蕭瑀

樂府詩集
守河東

汲汲
外問
有人
鏡自
照引

綱鑑易知錄

卷四一

隋紀

恭帝

以郡降唐

唐以瑒為禮部尚書，封宋國公。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

見上

通守

即今道

堯君素不下

恭帝侑

煬帝之孫，太子昭之第三子。昭卒，封為代王，留守西京。唐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變為鄭國公。年十五歲而薨。

綱戊寅

隋恭帝作義甯二年。恭帝侑皇泰元年。唐高祖稱孝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梁王李軌安樂元年。遼王朱榮昌遠元年。○是年并楚，十弘，魏古楊，梁御部，秦，梁洗，凡十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

秦、魏

春正月，唐王淵自加殊禮

見三四

綱三月，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汴都

立秦王浩，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

支○飲

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

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

日光

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

曰：「外間大有人圖儂」

農○吳

然且共樂飲耳

一因引滿沉醉，又引鏡自照曰：

「好頭頸誰當斫」

斫○刀

之

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吏

耕

迭為之，亦復

何傷？」郎將趙行樞請以許公宇文文化及為主，化及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

郎將司馬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直閣裴虔通逼帝出宮，露小侍立。帝歎曰：

「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

奢淫，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

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虔通欲遂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

許死節心

齊帝

得加以鋒刃，取鳩酒見十一卷一來。文學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化及自稱

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

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

子矣。」不食而卒。唐主聞變，勸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追謚曰煬。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字文化及，發江都。隋吳興今浙江湖州府。

太守沈法興起兵討宇文。據江表十餘郡。夏四月，字文化及至彭城今江蘇徐州。魏公

密拒之化及引兵入東郡今山東東馬府。梁王銑稱皇帝。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

官，徙都江陵見三九卷三。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五月，唐王淵

稱皇帝漢唐若以兵取天下者也。漢高祖即皇帝位，此其稱稱皇帝何？唐之兵，不以討賊名也。故綱目嘗自為大系昭，討賊王，書自知殊禮，書自為相國，如九錫，書稱皇帝，與魏乎以下無異矣。○九錫，見十八卷第

十。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唐罷郡置州。

以太守為刺史。綱隋越王侗稱皇帝。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

位，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昭烈之立也，書即皇帝位。侗，煬嫡孫也，煬弒而後即位，則書稱皇帝何

？煬弒父則賊也。其子孫豈得與昭烈比哉？綱突厥遣使如唐。時突厥彊盛，唐初起兵，資其

綱自立書稱皇帝，試其府主，列國之也。

漢唐所
以立國
者有本

秦王嘗
無天下

廣高祖
孫孫
務所
謂知

兵馬前後餉遺去不可勝升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唐主
優容之綱唐作律令置學校綱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儒學至唐始置學校晉道
固不以其是而墜汚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故特書之

命裴寂劉文靜等脩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
員綱六月唐以秦公世民為尙書令裴寂為右僕射夜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

竇威蕭瑀為內史令綱唐立四親廟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元曰元皇帝，高祖曰景皇帝，
廟號太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謚曰竇氏曰

後禮皇唐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綱遂昌尹氏曰高
祖之得天下大抵出于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况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疆
亦由汝化衣為獨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繫于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盡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
所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讓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斯以義封
之還阻之地世民若遜則實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肯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立必至于兩全而
後已則父子之迫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于磐石矣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為古今之大惡悲夫

而選用其宗室綱范氏曰商之孫子周，諱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况宗族
乎高祖始即立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唐以孫伏伽新為治書侍御史書、美從善也。高祖初政
即有此書可謂知務矣

伏伽上表曰一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
未知隋失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

李密降

字文化

許

朱榮稱

涼王李

勳稱李

氏賜姓李

今日即位，明日有獻鷓鴣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見上。散樂見上。

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如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

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修。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

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

古骨肉乖離，以致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

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見上。

奉表降隋。綱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密如東都，

不至而復其變而。綱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果立。綱唐立李軌為涼王。○隋人葬

煬帝於江都。○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綱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

自稱許帝稱帝于魏縣，國號許。。綱冬十月，唐以李密為光祿卿，封邢今直隸國公。綱朱

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今河南。刺史呂子臧死之。綱隋以王世充為太尉。○十

一月，涼王李軌稱帝。綱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塢塢名在陝西。秦主仁果出

降。綱徐世勳降唐，賜姓李氏。綱徐世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

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祕書乘傳轉去聲至黎陽見上勸世勸早

降。世勸遂決意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

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

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勸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勸

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使孝恪與世勸經營虎牢見三八以東。綱

唐斬薛仁果于市。降書勸，甚之也。于市，又甚焉。綱唐遣李密收撫山東。綱李密遇大朝會，職

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於唐主

曰：「臣蒙榮寵，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之，憑藉國威，取世

充如拾芥耳。羣臣皆以密狡猾好反，不可遣。唐主不聽，引密升御榻，飲勞並去

甚厚。又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綱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隋守將何？見君素之終身

也。殺君素者，君素之左右耳。世唐殺之何？世唐殺之。所以徵著君素之節也。是故其見殺也書隋，其贈官也書隋。○贈

官見四四。目隋將堯君素守河東。見上唐遣獨孤獨孤性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

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

徐世勸
真純臣

堯君素
死節

布席禮
佛
唐置十
二章

基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謀

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藏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

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見十一醜卷一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

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意殺之。

諡曰恭皇帝。○初，開中為十二道，今更置為十二軍。唐置十二軍，自置十二軍，分統關內即四

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別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

敵。○見上八月，唐獻公見上薨。書魏何？廢帝也。自晉書陳留王曹奐卒，是後代興之際，廢主皆弒，無有以卒者。於是復見，若唐者可謂近矣。其永世也，宜哉。綱目前書，選用其宗室，

此書唐獻公薨者，綱目前書惠帝太安元年，葬陳留王曹奐卒，諡曰魏元皇帝。○唐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自以材略

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朔有妖，弟文起召巫厭煙入聲勝

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見十卷唐主以文靜屬祝吏，秦王世民為之固

請曰：「昔在晉陽，見上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克捷任遇懸隔，

今文靜缺望，缺音決，怨望也。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材略過人，性復麤險，天下

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素親寂，低徊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靜，籍沒其家。○

沈法興
稱梁王
李于通
稱吳帝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

皮今江蘇常州府。

李子通

大業十一年據海陵。今江蘇常州府。

稱吳帝於江都

今揚州府。

綱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以秦王世民

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

大業十三年，西魏南胡何潘仁，入司

竹園為盜，劫李綱為長史。○司竹園在陝西西安府寧國縣。○蓋、屭、音周實。

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

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

然。臣何敢久汗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

太子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

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

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綱冬定楊州，將宋金剛取滄州。

隋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

唐遣秦王

世民擊之。綱十一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

城名在平陽府絳州。

卷四二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暠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暉，襲封。帝仕隋，為太原留守，進晉為王，尊即皇帝位，都長安，在廿九年，壽七十一歲。○帝舉兵晉陽，唐捲長驅。

，奄有關中，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成功之速，蓋由太宗也。

綱庚辰，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饒。春，二月，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夏，

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見上卷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宋金

剛見上將尉其譽遲姓敬德尋相，戰屢敗。四月，金剛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

於呂州。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

雀鼠谷。在山西汾州府介休縣一日八戰，皆破之，引兵趣介休，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休

及永安。今汾州府共襄縣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迪慮

其為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去年八月武周取并州走

突厥，金剛亦走突厥，皆死。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五月，唐立

老子廟。晉立老子廟何？幾誣也。晉州人今山西平陽府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一名鹿角山見白衣老

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也。」祖也。詔於其地立廟。**綱**（華陽范氏

曰）唐祖老子；由奴人之言而誤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其屬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卒天誣祖，悖道甚矣。**綱**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

諸軍伐鄭。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迪二子在洛陽，唐主謂迪曰：

唐立老子廟
德世敬

表一時
清共事之

公何相
報之通

「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

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綱九月，唐攻

鄭轅，拔之。綱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轅，關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轅轅嶺下。拔之。於是河南州

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

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

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上釋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

之。單雄信引槊子直趨趙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

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

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綱冬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今江南鎮江府杜

伏威擊之子通敗走，龔梁，梁王法興走死。

綱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時夏、鄭、梁、劍、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春二月，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在河南府洛陽

北 晉西 進圍洛陽。綱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

主世充降。目世民入洛陽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

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綱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至長安。

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目秦王世民至長安，安府長安縣。俘。王世充

竇建德獻於太廟，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今四川 刺建德於市，以天下略定，大赦

百姓給復一年。復除其賦役。世充未行，定州。今直隸真 刺史獨孤脩德矯敕殺之，免

脩德官。目致堂胡氏曰：王竇皆非唐之叛臣也，而世充毒楊不忠，致防失天下，又弑恭帝而自立，淫

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故？與其誅建德也，無乃思惡其能與？已而使人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此後世錢文用

八分，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綱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

兵漳南。見上卷 書故將何？子義也。建德之死，唐為已 甚？李黑闥得引起兵書，而唐止毒擊。綱八月，劉黑闥據兪。見上卷 縣，唐遣兵擊

之。綱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向朗，先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洛陽既平，圓 朗則叛也。曷為不

以叛書？黑闥之舉，義也。圓朗應之，亦義也。於是降而後叛者，皆書叛，惟圓朗書舉兵，所以示義也。故世民之師，止書擊。綱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

秦王殿

開元通寶錢

徐圓朗 稱魯王 唐以秦王 王為天策 上將

薛王開
之延文
學之士

十八學
士登瀛
洲如
海如

房玄齡
獨收采
人物
如隔千里
如面談

太宗非
遺之
法數
于非

將國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

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

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勛于志甯蘇世長

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曰

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

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祠山名。仙人所居。見八卷二。時府僚多補外

官。如晦亦出爲陝州。今河南河南南府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

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卽奏留之。使

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

人物。致之幕府。見上每令人奏事。唐主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

談。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

爲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又何爲哉？昔漢武帝爲太子立博

學。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詔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

乃其園。有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爲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吏之日夜察徒者

下不才，東徒，

音盛。博望見十四卷十三。遺義見三二卷。三。張，覆也。漢文帝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綱唐遣趙郡

今直隸。王孝恭李

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

見二七

兵，以孝恭

唐高祖從

交兄子

李靖統之，自夔州

今四川。東

擊蕭銑，時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

現

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見上卷

入其外郭，大獲舟艦。

咸上

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吾

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

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峴

見上

卷二

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

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

忠，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孝恭入城，禁止

殺掠，諸將言梁將帥拒鬪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

聲先路，彼為其主門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

言安然。如堵不

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以孝恭

李靖散
艦江中

李玄通
死節

劉黑闥
王稱漢東

為荆州見同江陵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今廣東

華陽范氏曰：

范氏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以復

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餅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則據之主，饒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

長安。劉黑闥取唐定州。

見上

總管李玄通死之。劉黑闥執玄通，愛其才，欲

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綱壬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

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潁州，今直隸廣平府。

綱唐秦王

世民破劉黑闥於洺水。

明在廣平府城北

黑闥奔突厥。綱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又寇定州。綱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綱楚王林士弘卒，其眾遂散。綱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

之敗也，山東震駭，劉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

見上

上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

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

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

建成元
世民傾

令與
行則並

王魏說
太子擊
劉黑闥

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
妃嬪諂諛賂遺去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平

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

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

為定世民以淮安王通高祖從弟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子○婦官號言接幸於上好美稱也求之手敕

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好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

「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秦王每侍宴宮中思太穆

皇后高祖后賢氏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歌歎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

「陛下春秋高宜相娛魚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

必無子遺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視之必能保全」唐主為去之愴

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三見

三 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

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蠅朽殿

王統當
勳遂成
以孝友

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綱**（華

陽范氏曰）

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誅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並友則諸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有以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况庸人乎？**綱**事，在左傳閔公二年。**綱**十一月，唐太

子建成兵至昌樂，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劉黑闥亡走。

綱癸未，

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并梁凡三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時太子遣將騎劉弘基追黑闥，黑闥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見上卷第四從者纔百餘

人，餒甚，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

洺州。

見上卷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武德四年，唐勒

將高雅賢等，詣劉黑闥謀爲建德報仇。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起兵南。

綱二月，徐圓朗走死，其地皆入於唐。**綱**唐廢參

旗名等十二軍。

見上卷第十。

綱夏，高開道武德四年稱燕王寇唐幽州，今直隸順天府。敗走。**綱**秋，八月，唐淮南

道行臺僕射輔公祏石反。

綱甲申，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

是歲高開道輔公祏皆敗死。惟梁師邰，至貞觀二年乃亡。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

歷大中

唐廢十
二軍

秩綱二月置州縣鄉學。詔州縣鄉皆置學，有名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綱帝

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禮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謂但祭置所也。此其書詣

何？不以人主之位，加先聖也。故繼目下書孔子。詣孔子字見 二二卷一。綱詔王公子弟各就學。綱改大總管

府為大都督府。○三月初定官制。○夏四月，頒新律令。綱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第十 見上卷。目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百畝為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為

世業，八為口分。開○人八十畝。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詩○絲經縠縠曰絕。哀音先麻也。布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通作傭。日三尺，或結或絹或紵或布，○是之謂傭也。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

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

上，課役俱免。凡民贖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四隣為保。在城

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綱

華陽范氏曰：自非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

然為治者，惟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尙儉去奢，止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綱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綱

唐之法 蓋庶幾

州縣 國子 釋奠 先聖 先師 師 初定 均田 租庸 調法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

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

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

期，臣請繫頡頤突厥可汗號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

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世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

權，成其篡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去聲

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以禦之。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

之後，猜嫌益甚。綱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綱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今江南安慶府人也。到州，就故

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

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平聲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綱夏

四月，復置十二軍。見上綱丙戌，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綱二

月初，令州縣里閭輸各祀社稷。綱夏，沙汰僧道。綱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

二復置十
綱孫祖孝
定雅樂

張鎮周
治舒州

傳佛誦
除佛法

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以漢語翻譯西域經論見三四卷第八。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

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天途色慾人途愛慾地途貪慾。謬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

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

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

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北朝梁武帝。齊襄北朝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武帝祖，中書朗王繼謀立子良，不遂。太孫昭業立，誅

王融子良以愛卒。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餘萬戶產育男女

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弄言僕射

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奔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弃曰「人之大倫

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城名，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南。

帝王世紀云：伊尹生于空桑。那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白者出水，即東走。明日白果出

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即此。乃遵無父之教

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

地獄之
是正為

惡沙門名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音選擇之，有所棄斥也。晉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謂鑿齒曰：一沙之汰之，

梁武齊
明鏡

瓦礫在後。一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亦作官，謂女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

委羸穢者，勒還鄉里。綱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

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目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

見十一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

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見上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

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日陝。見上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梁孝

王故事。見十二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

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見四十言秦

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

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反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

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謂諫以

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此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

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

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

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

率吏見三五丞王暕質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見

二使壯士拉鹹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

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

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

「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

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

卜之，幕僚幕府僚屬張公瑾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

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

不臣兵起也。傅弈密奏太白見現秦分分野見四十一卷第十。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

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王世充寶建德報

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鞠○推窮罪也。問汝

張公瑾
地坎總投

於死之
不棄
之義
重
於
死
之
不
棄

太宗
不棄
之

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俱入參。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上謂裴寂等曰：

「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謀，

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

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

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華陽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

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賢聖，不先於兄久

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

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

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當，周

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己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

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恃天理，滅人倫，而

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魏沙汰僧道。○魏徵王珪為諫議

大夫。○書以魏徵王珪何，美世民也。於是世民決軍國事，舉不棄讎，可謂無我矣。故子之非，讎事讎歟。諫大夫，

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美世民也。果以○事雖為讎，則必書以為太子廢事，主簿矣。○目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

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東宮官名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

崑崙州今四川行都司武德七年高祖貴建咸以兄皆以為諫議大夫開之（華陽范氏曰）程子

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婦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于糾皆以公子出奔糾未嘗為也子

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

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歸桓公而得之以為君建成為太子且見也秦王

為潘王又為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

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

有罪將臣之事付如婦之從夫也其竅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于人雖曰不吾不信焉

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即位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綱放宮

女三千餘人綱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皇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

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

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謂朝曉索謂索也周書牧誓篇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以喻紂惟婦言

是也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綱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

突厥請盟山退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而帝六騎輕出隔水黃之固有以奪人受盟見上綱

梁師都見上卷所部離叛國寔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是頡利見上突利亦

汗號二可檣突○猶漢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今陝西平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即西渭橋見

汗號二可檣突○猶漢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今陝西平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即西渭橋見

太宗亦
非可事
之君
皆有其
放宮女
三千餘
人

之北，遣其腹心執矢虜獲，思力也名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也黃其背盟入寇，欲先斬思力。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扣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致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懼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券甲韜戈，談○師以命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

一舉而三失其

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瑒謝不及。』綱九

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綱入子非敘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習武之所，一舉而三失其矣！故書以譏之。『目上日引諸衛

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

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

以兵亦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

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

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綱

定勳臣爵邑。『目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

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高祖從弟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

見上卷第七今房玄齡杜如誨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

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竄建德，吞嚙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

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

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

論功不私親

選官不
私惡

置弘文
館

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輩也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

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

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

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也，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綱

禁淫祀雜占。綱置弘文館。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繼弱不作，其清明氣象，至今可想。綱曰：齊置弘文館，

其要領矣。目上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

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

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

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輿博，亦知是堯舜而

非桀紂，然行事何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

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

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

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

發言未
思不三

鳥翼魚
水

對書屋

君源臣
流

「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說佛教也。侯景之亂，見三八卷第十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見三九卷二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殿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朔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真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

讀肉充

盤案止

剖身藏

徙宅忘

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讀○怨謗也。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讀○怨謗也。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求○以財枉法相謝曰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_也，井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_也，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受絹一疋，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

裴矩佞
隋忠臣

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去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裴**（司馬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也。表助則影隨矣。隋末，又四一卷一。

綱冬十月，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目後詔復息

今河南汝南府息縣隱王為隱太子，海陵今江南揚州府泰州刺，王號巢今江南蘇州府巢縣。刺王。立子承乾為皇太

遣使點
兵

子。承乾生八**綱**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綱**十二月，遣使點兵。昔遣使何？譏非事也。目上

勵精求治，數朔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

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

不可。上怒，召而讓之。貴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

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

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

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魏徵諫
失信

張玄素
請任
分擇臣

張蘊古
上大寶
箴

調。見上關外給復見上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

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

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從之。

綱以非玄素為侍御史。目上聞景州今直隸河間府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

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

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

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綱以張蘊古為大理丞。目前幽州

今直隸順天府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易聖訓：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箴為有位之誠，故名。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拯救溺溺沒

。亨屯。屯，亨通也。難。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九重，門於內，所

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築作瑤臺，紉作瓊室。羅八珍見禮記於前，所食不過

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築酒池，糟醴十里。紉為酒池，可醴糟邱。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

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見一卷而視於未形，雖聾鑿聾塞耳，聾，黃色繡也。以黃綿為繡，用組挂之於冕，當兩耳旁，即所謂充

上。而德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晉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弘民。嘗生辭去，乃探其語，名世民。年十八，舉義兵。高祖得天下，皆其功也。初封秦王。太子，

齊王，每欲殺之，乃為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除隋之亂，比迹傷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光隆，由漢已來，未有之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

秦王破陳樂

綱丁亥，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自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

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

文德豈足比乎？上曰：一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

不及武，斯言過矣。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長法也。若此，則無不及諫之事矣。故特為之。綱更定

律令。目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

趾。上曰：「肉刑廢已久，見十二卷二宜有以易之。於是有人請改為加役流。流三

千里，居作三年。所罰加役流也從之。綱以戴胄為大理少卿。自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

令自首，去聲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

制陳官
監宰相
事入除職
加役流

忍小忿
而存大
信

賜絹示
辱

分天下
為十道

命婦親
尊

京官更
宿內省
喻治以
弓

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

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嘗前後犯言執法，言

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

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

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綱**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

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

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黔中**。

治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治西平，今陝西行都司西甯衛。治廣陵，今江蘇揚州府。治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魏郡，今直隸大名府。治蜀郡，今四川成都府。治南海，今廣東廣州府。

州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內命婦謂三夫人以下也。外命婦，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親蠶何？

經自美其本，故詔其親制桑婦蠶書，后親蠶四郊書，以執耕桑見十二卷二。后親蠶見三十六卷三。祀后帥命婦親蠶書，祀先蠶書，賜近臣絲書，皆子之也。先蠶見四五卷〇〇。賜絲見四八卷〇〇。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更宿內省，訪

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

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

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耕宿中書內省數朝延見問

民疾苦政事得失。綱夏六月封德彝卒不盡官。目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

舉。上詰乞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

德彝慙而退。綱以蕭瑀為左僕射。夜目上與侍臣論周秦脩長短蕭瑀對曰「

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

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綱（華陽范

氏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

綱山東旱詔所在賑卹。綱其租賦。綱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目無忌

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

「妾備位椒房，見十二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漢高后時，呂產，呂祿上官昭帝時，上官桀，上

官安，宣帝時，霍山，霍馬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可謂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綱九月宇文士及時為中罷御史

官可為
切骨之
戒

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綱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目初，盎與

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見障瘠險

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

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

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

崔仁師按獄青州。目青州今山東青州府。有謀反者，逮捕見十卷第六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

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莊謂仁師曰：「足

下平反見十四卷十二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

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也免罪，知其冤而不為去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

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

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綱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目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

為「天子居則九門，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行則警蹕，見十一卷二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

之計也。夫走馬射石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

十萬勝

亂公平
恕無枉
孫伏伽
諫射騎

必形明鏡

劉子翼
所先
劉先
不罵
恨人

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字文化及歿煬帝，又殺虞世基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綱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敝，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綱徵隋祕書監劉子翼不至。○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避，治則退，易爲美之？于翼親逢盛世，甘子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爲譏，則過矣。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綱以李乾祐爲侍御史。目餽見上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

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

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上侍御史張行成

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令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綱鴻臚

卿鄭元璠執還自突厥。自初突厥既疆，敕勅元魏時，號高車部，後號敕助，又號鐵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

駝入聲。後回紇號屈鶻。都播波。一曰部骨利幹多溫葛蓋或作同羅僕崗一曰拔野固，僕骨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作拔夷固。思

結渾魂斛薛奚結阿跌一曰詞睦。或曰跌。○煖首頰。契苾契○一曰白霫習又心。入聲。等十五部皆居磧迹○

沙漢北頡利見上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

飢，鴻臚卿鄭元璠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

休去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閉○乘空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

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牛羊馬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卷四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戊子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無忌自懼滋盈，固求遜位。是后及內為之請，上乃許之。三月詔自今大辟刑也。並

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也。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刑也。皆令

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今陝西鳳翔府刺史鄭善

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

俟進止。」綱關內旱饑，赦天下。目關內即關中，見上卷九。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

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

再赦，善人暗因去，汗去聲。。夫養稂郎有，俱害。莠苗草。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

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

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綱（遂昌尹氏曰）春秋傳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

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于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每有饑旱，即書于冊。去夏嘗詔山東賑恤，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于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綱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見上卷第六。請入朝。目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

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

教有罪者，職良民

太宗有志於民

祖孝孫
樂唐雅

太宗吞
端入聲

突厥方疆，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綱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祖孝孫定雅樂。見上卷第四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四〇思，悲也。禮樂記：亡國之音哀以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

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綱畿內蝗。目上入苑中，見蝗，端入聲掇〇取也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綱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目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

賢在得

出宮女
三千餘人

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師集連合歡過而中細，其形如腰鼓然。腰鼓，本胡鼓，席首細鈔，兩頭擊之，聲相應和。左右

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綱**出宮

女三千餘人。**目**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見上卷第六。無用者尚

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綱**冬十月，殺瀛州今北直河間府

刺史盧祖尚。**目**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今安南國交州府。祖尚既謝而復

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

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爲人，魏徵對曰：「文宣

狂暴，然人與之爭事，屈理則從之。有青州今山東青州府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今山東萊州府

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

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曩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

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

同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齟。祭也。止也。威上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

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鶴竟死懷中。**綱**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目**故事：軍國

中死覆

五花判事

近世重交親儒

王珪諫留美入

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怨，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上又嘗謂珪曰：「開皇隋文帝年號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聞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瑗，李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

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_{見四卷}用。然棄其所

言之人，謂齊桓公其所言之父老而不用。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

之也。」上悅，即出之。綱詔舉堪縣令者。目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

朕常疏_{數〇記注也}，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

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名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綱詔：自

今奴告主者，斬之。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闕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目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

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綱己丑，三年春正月，耕藉_{見十一卷八}。東郊。綱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_{見八卷}魏徵

守祕書監，參預朝政。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_{見八卷}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_{視〇付也}左右丞，惟

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

廖立、李嚴_{後更名平}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_{見二八卷三}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

頡、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頰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

疏名屏

奴告主者斬之 耕藉東郊

諸葛亮 竄廖立

高頡 公平 識治

唐世賢
杜相推房

魏徵願
勿為忠
臣

世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史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猶言律人與如晦引拔士類，

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

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

監脩國史，上語去聲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二賦，司馬相如作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

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

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責也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

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

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

「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旁比

干，面折廷爭，諱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

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

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弁，以取臺城

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

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周北

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

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

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懼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

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

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

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

裨悲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

問。綱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漢祖之詔也。上皇授位太宗，既得傳子之善。太宗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

大安宮，綱目以自徙為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無見。不然，將書曰帝奉上帝徙居大安宮矣。豈不深可惜哉。

綱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目桂池平

譬如曉
人自噉
其肉

願雖如
始終下

太宗未
之禮

以荀悅
漢相屬
李太亮

今山東東昌府
府住平縣。

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

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

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綱冬十一月以荀悅

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目上遣使至涼州今陝西都司涼州衛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

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

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荀悅獻帝朝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綱

以李靖為定襄今山西太原府定襄縣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目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督張公

瑾僅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上以頡利見上卷第六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見同上命李靖為

行軍總管討之以公瑾僅為副拔野古僕骨俱見上卷末等酋長並率眾來降於是復

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綱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見上一入朝目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

於突厥見四一卷五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猶漢言天子即可汗也稽顙啓頽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

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綱閏月蠻酋謝元

王師古

太宗不
私龐相

深等來朝。目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思古請作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集其事，爲王會篇。以示後從之。綱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綱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在鞏頡利可汗遁走。綱以溫彥博爲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綱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許之何？讓也。中國帝王，其尊至矣，而願以可汗之號爲美乎？許其稱已。非也，賜書突狄又以自稱，益非也。以此貽謀，願當一設，宜矣。設見凡十

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綱蔡公杜如晦卒。目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綱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目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沙鉢羅部設之號，設見四一卷五。蘇尼失人部落，任城。今山東兗州府濟甯

可汗以獻。目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沙鉢羅部設之號，設見四一卷五。蘇尼失人部落，任城。今山東兗州府濟甯

厥區窮
突處誠

臨前事明

州王正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沙漠之南。北方流沙曰漠。遂空，上御樓受俘。字○樓，謂順天樓。去聲○以館。館，館客也。之太僕掌駝牧豎與之政。

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見十卷第五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見上卷末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

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見上卷第九充豫，見三六卷一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

師古請寘同之河北，見前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白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

中國矣，仍於定襄，見上卷三置都護，見十六卷七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

漢建武故事，見二卷四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

西晉之亂，五胡亂華，見三十卷第五，邱氏。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

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

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見上上卒

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西至靈州故城在陝西靈州夏衛城南，分突利見上三，故地為

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見上，右置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二都督府，以統其

眾，以突利為順州故城在廣西梧州府博白縣，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

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

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雌，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華

陽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等示天下，而不知札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致堂胡

氏曰：顏師古李平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忠也，而太宗不從，願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以為者也。書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等乃天地之

氣有純正偏駁之殊也。有發無類，豈採雜華夷之謂乎？林邑遣使入貢。林邑南蠻國名，在安南國。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

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

必乎？」甘其慢致堂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

也。六月，修洛陽宮。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目書曰：既而罷之，美之也。於是上謂玄齡曰：玄素

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則曷為止以修宮書？不卒罷也。故不書罷，而明年再書修。

張玄素
諫修洛陽宮

太宗貪
寶甘慢

顏師古
李平藥
魏徵之
盡忠

漢明帝見二
一卷第八

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

敕百司
便者皆
執未可

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上曾未十

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瘠

瘠也。夷○傷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

一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

也。」綱秋七月，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

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

而食。未暇大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

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

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

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

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

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阿曲順從不盡己意。」一遂

昌尹氏曰：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為妄者，則曰此詔言也，不可違也。夫吏理有不當，刑賞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

此古今之通患

太宗無德

懷遠必先安近

除鞭背

大有年

魏徵封

雖出於詔旨，逆之何害？惟夫人君吝於放過，人臣羞于矜伐，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於齊政毒民而後已。此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於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己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彰聖王之德哉？善之於冊，此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北道安撫大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即伊吾風地，見二二卷一。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磧中沙漠，曰磧。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

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

有益。況河西，今陝西行都司等衛地。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

羈縻，見十七卷七。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綱

以李靖為右僕射。夜，目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綱冬十一月，

除鞭背刑。魏美仁政也。目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系，係皆附於背。故有是命。綱

大有年。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東旱，則以賑恤書，關內饑，則以救天下書，畿內蝗，則繼以出宮女書，其恤民也，至矣。於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目上之初即位

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

「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

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驕故秦任

詐，故秦任

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一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同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旣○穀熟曰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裴濟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去聲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

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綱辛卯，五年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前書殺蘊古，其為盛德之累，不亦多乎？然蘊古猶有難辭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

可貴而不可殺者。其失為尤甚也。惜哉！目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

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今河南彰德府。人，而好德兄

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

即決，仍三復奏，乃行刑。綱九月，修洛陽宮。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毀宮室之壯麗者，則書毀，美之也。於是寶璫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毀之，

曷為不書其毀？書其修，讖也。去年，帝以玄素之言罷修矣，卒復修之，是貳過也。既罷之，復修之；既修之，復毀之，則豈為不足辨矣。綱目貴備賢者，故罷不書罷，毀不書毀。目書周毀

上善殿。目上欲脩洛陽宮，見上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造

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見二三寶璫津修之。璫池築山，

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璫官。綱冬十月，詔議封建。封國建目初，上問公卿以享國

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諸侯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羣

臣議之。魏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

戴胄諫
修洛陽
宮

詔議封
建

制決死
覆者
李營

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聲平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去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闕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為去之徹尺○除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淡酒肉，但未有著令著在為之。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一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二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官名掌天子之物曰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

能諫人。綱康國求內附。目康國一曰薩末鞬元。魏時號悉方斤，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其君長姓溫，名風木支。○那密水，蔥嶺俱在西域。求

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

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

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平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

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

懼不終，故欲數明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

陛下居安思危耳。」

綱王辰，六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羣臣請封禪，不許。書不許何？讓也。何讓？幸許而不果也。光武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幸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讓。太宗羣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幸不得。光武見二一卷第六。目初羣臣表請，上曰：「

卿等皆以封禪見八卷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

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

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

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

可為不獨

治病如

羣臣請封禪

魏徵獨以為不可

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

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二水，見三以東，灌莽水叢生

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戶從，隨侍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

賞賚不貲也。吝○厚，未厭也。足，遠人之望，給復見上一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

害，陛下將焉用之？一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喻以

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於方嶽，必告祭樂，望所

而諸儒之詔諷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

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

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三月，如九成宮。晉，畿遠也。不惟温清之多缺，而厚親薄己之義，亦願倒矣。自上幸九

成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見上在城西，制度卑小，而

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温清清去聲○清，寒也。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

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修大安，以稱中外之

馬周諫
避暑九
成宮

望。綱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公主嫁，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從諫也。長樂公主將出降，敕

有司資送倍於永嘉。今浙江温州府永嘉縣。長公主。見十卷第六。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弟子比？』皆令半楚淮陽。見三卷一。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

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夏四月，鄒公張

公謹卒。公謹卒。上次出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綱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丹霄殿何？外殿也。君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樂者異矣。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汝無面

會須殺此田舍翁之私情。魏徵引義以抑人主之私情。

會須殺此田舍翁。會須殺此田舍翁。

君臣猶父子。君臣猶父子。

於哀，安避辰日。於哀，安避辰日。

故特書之。故特書之。

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不謂今日得同此宴。

輒不應，何也？輒不應，何也？

遂施行，故不敢應。遂施行，故不敢應。

魏徵引義以抑人主之私情。會須殺此田舍翁。君臣猶父子。宴近臣於丹霄殿。

魏徵傳

王珪品
蓋諸臣

功成慶
善樂

從退有後言。」虞非益稷
籍辭。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

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通作嫵
亦媚也。媚正爲此耳。」

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

顏色乎？」品等第
漢文辭。○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

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

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

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

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

營構旣成，勿數朔改易。苟易一椽，吹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

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

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

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綱九月，如慶善宮。在慶善宮，

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

九功舞

敬德殿
任城王
目幾眇

份爲九功之舞，取威書九功惟殺之義。九功者，水、火、「大宴會」與「破陳舞」見上卷偕

奏於庭，同州今西安府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見上王道宗目幾眇，上

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信韓

苴醯，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謂入聲。○斂也。綱冬，以陳叔達爲禮

部尙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高祖年中有讜言直言也見，故相報。」對曰：「臣

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七德舞

癸巳，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目更名「破陳樂」曰：「七德

舞。」取左傳宣十二年武有七德之義。七德者，禁暴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劉

仁杲薛仁。建德竇建世充王世。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

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

七德舞，輒俛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也。帝○審觀之。綱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目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

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

魏徵不
七德舞

君臣相親如一

魏徵之學戰而造渾天儀

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一】**（華陽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駁，趨利就事而已爾。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戰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二】**造渾天儀。見三五卷七。靈寶見二卷第十。侯儀作儀重象等也。

曰鑿鑿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更請造渾天黃道儀，以玉衡，瑤瓊，表裏，三重。其在外者，曰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備也。○玉衡。瑤瓊見一卷第八。至是奏之。綱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綱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目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

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

赦之。綱（致堂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當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

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綱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目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

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綱十二月，帝奉太

上皇置酒未央宮。目於是始一書秦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書者矣。夫人主以天下養，養母多矣。

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見十卷第六。上皇命頡利可汗四起舞，馮智戴第十。詠詩，既而

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稱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

臣智力所及。」上皇大悅。綱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目帝謂志寧

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

經因如
斯自語
朝堂

胡越一
家

德

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

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朝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綱削工部尚書段綸階。目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戲上。盛○木偶人也。列

人有假師者，為木人，能歌舞，此蓋傀儡之始。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雅

巧之意邪？」乃削綸階也。品級

綱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目上欲分遣大臣，循

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

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

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綱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綱冬十月，營大明宮。目

營大明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綱以李靖為

特進。目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也。」故不相違。」

及拜特進，見十七卷十。俟疾少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名，始此，書魏

章，明也。綱均智。綱吐蕃西域國名，在吐谷渾西南。遣使入貢。此吐蕃通中國之始。綱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李靖一代楷模

營大明宮

魏徵諫
聘鄭氏

謂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知
法有大過人者矣。特書美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鄭官九册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

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册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

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

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綱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中牟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

人收地租厚斂俗始高髻記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

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

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

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綱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月葬獻陵在西安府三原縣十一月以蕭瑀為

特進見上參預政事目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

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

魏徵諫
德參南諫

太宗賜
蕭瑒時

因賜瑒詩曰：「疾風知勁草，勁草不隨疾風而靡。板蕩識誠臣。誠臣不以板蕩而變，詩大雅板之篇曰：上帝板板，蕩之篇曰：上帝蕩蕩，曾刺厲王之詩也，板板，反也，蕩，法度廢壞貌。」**范氏曰**：太宗以蕭瑒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綱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

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

兄弟不
可復得

可復得。」因流涕嗚咽，嗚咽，聲入不能止。**致堂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忘滅，而况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追。上卷第五。

目魏王泰為相州都督。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

王所頓躓，至○困厄也。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

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

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

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去聲○下車也。非禮。上曰：「

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

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

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

八座，六部尚書，左右僕射。

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

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

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夏

六月，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

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

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

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

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_期。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

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

「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_加，字○漢中，山王傳：

敦孝之親。腹，盛也。李，其箇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

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邱傭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

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_丙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

可數下
道釋蠹
國害民

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綱秋，禁上書告許者。目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密奏卓議封版，故曰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綱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目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實○層，重屋也。登之則可遠觀，故曰觀。以望昭陵。長孫皇后葬，在西安府醴泉縣九嵎山。○覆，音宗。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見上。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去毀觀。綱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目朱俱波。西域國名，一作朱俱槃，一作朱駒半，一作朱駒波，漢時號子合國。在葱嶺在西之北，去瓜州故城在陝西行都司屬州衛城西五百里。三千八百里。甘棠。西域國名。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綱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目萬紀上言宣。州名，今江甯甯國府。饒州名，今江西饒州府。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民○錢，實也。上曰：「朕貴

唐府兵之制

兵制之善惟唐府兵

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

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擲也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

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綱更命統軍，別

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唐府則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凡十道，見上卷第九。置

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即關中見同上一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同帥。左右羽林，左右神

武。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

為隊，兌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

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

戰。當給馬者，官予直。宜與價直。今自買馬。當宿衛者，番上。更番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遠

疎近數，促皆一月而更。綱（潘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選則兵散於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

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于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結番，皆一月而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卷四四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倭可知矣。書之於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

綱定律令

作飛山宮
定律令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

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

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見四二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

以孔子
為先聖
顏回配饗

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自張蘊古之死見四三，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

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

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

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朔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奸。自今變法，

宜詳慎之。」綱二月，幸洛陽宮。自上至顯仁宮見四十四。官吏以闕儲維○具被譴。

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儲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

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

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

此，買飯而食，儼酒去聲。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

苑，見四十卷第九。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

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綱三月，以王珪

為魏王泰師。目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

居。綱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

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

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作筭，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筭，燕栗設脩以見。筭器名，以箬若竹為之，似筥，以盛粟栗設脩之具。設

為脩，取其早自許莊。栗，取其敬栗。脩，取其斷斷自修飾也。行盥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日

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盃，婦從者設疏果卓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盃于階東南，脫架在東。舅姑就坐

，婦盥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果于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

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饌

姑之餘，婦從者餽舅之餘，皆從者又餽婦之餘，此盥饋禮也。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綱遂昌尹氏

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

有王珪以爲之舅，於是乎能不風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

太宗能
禮遺其
女

王珪以
師道自
居

公主下
嫁行婦
禮

王廷能
不屬於
招葉封

馬周論
時本

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綱詔議封禪禮。漢文帝議封禪不書，此其甚何？禮也。前書謂封禪不詳。漢文帝見十二矣。於是而詔議其禮，帝之不能自克如此，故書繼之。卷三。不詳見

上卷第
六。目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綱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

言過失。目大雨，穀洛穀水，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洛水，在河南府城南。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

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平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

水者。令百官上封事，見上卷第十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

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

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

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

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耕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

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

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

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

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

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王世充資之西京，煬帝以洛陽為東都，長安為西京。府庫亦為

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

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

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

武帝曹操愛陳思王植，及文帝曹丕，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

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

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

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

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

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

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

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

魏徵十
思疏十

鑿形莫
如止水

置凡案
以比絃

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尙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絃韋。」

魏（遂昌尹氏曰）

絃，弓弦。韋，熟皮。三國魏劉真曰：韋絃非能言之物，而堯舜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絃。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性緩，故佩絃以自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

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疹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疹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于其始，高宗又不克悟于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于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嚴洛溢於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于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狂庸者，可以觀矣。**綱冬**，

十月獵洛陽苑。美從諫也。**目上獵洛陽苑**。即西苑見。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登，去聲。民

部尙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儉為長史。不見

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

上悅，為之罷獵。**綱**以武氏為才人，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目故**

荊州都督武士彟，黃入，後名嬰。嬰，而高宗之懋德，不可掩矣。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綱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目**詔曰：「君素卷十。雖桀犬吠

堯，見十卷第八。有乖倒戈見二卷第十一。之志，而疾風勁草，見上卷第九。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刺史。**綱**閏月，帝還宮。**綱**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

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直也。愆糾正也。謬周書罔命篇辭。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

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

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

武后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賜房魏佩劍

自苦不
人知不
虞世南
五絕南
虞世南
論獻聖
德南

虞世南
未深南
孔子之
教

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

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

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游以爲法不當死，陛下

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

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陛下欲誅之，納載胄之諫而止。是

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

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公虞世

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

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

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改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過於

，而務爲歸美之習，除讚贊語，惟恐在後。于是天變動于上而不知，地變動于下而不聞。民心遠怨，厥口誦呪而

不悟，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爲聖德論，比太宗于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綱冬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辨，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

推舉之也。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米平令人忘倦。**綱**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目**元軌弟。太宗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

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

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目**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

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戶部官名，掌天下租賦物支產，歲許所出而支調之。繫天

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

齡曰：「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象傳天造草昧。草，雜亂。味，晦冥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

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

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

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

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綱**永甯今山西澤州沁水

縣。○沁，音侵。去。公王珪卒。**目**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古者，宗廟

王珪不立宗廟

太宗與房魏論成之難

房玄齡支自領度

霍王無長

尉遲敬
德不易
妻

漸不克
終者凡
十條

傅奕而
術數不
信

制殿。秦始出殿，起於墓側。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綱二月，以尉遲敬德

為鄜州都督。綱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

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的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

解衣投地，出其癩瘻。夷○癩，瘡痕。癩，傷也。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

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

富不易妻，見二十卷一此非臣所願也。」乃止。鄜州屬陝西延安府。綱夏五月，早，詔五品以上言事

目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

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

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

史官。」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

事之名。綱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綱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

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

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

史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一說唐三字姓。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

安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士女輻湊如市。奔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

惟鈴陝同。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奔年

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

行於世。綱以侯君集為交河城名，今名火州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大總管，將兵擊高昌西域國名，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

綱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禮詣。高祖七年嘗詣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善釋奠，則其甚詣何？譏也。于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形

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敬而顯矣。上幸國子監觀釋奠見四二。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

諸生帛有差。雌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朔幸國子監，使為講論。學生

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

屯營飛騎十二年冬置左右屯營飛騎，于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

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見四一。百濟東夷國名，其國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新羅亦東夷國，都樂浪郡，亦朝鮮地。高

昌見上卷吐蕃見上卷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

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綱夏五月，侯

高識傳

詣國子監

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以章
使為封禪

深以爲
恥

孫伏伽
自隲往

事以文
公吐蕃

呂才刊
定陰陽
雜書

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以太常卿

韋挺爲封禪使。○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十二月，以張玄素爲銀青光祿

大夫。○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大則少傳，屬官。玄素嘗

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爲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

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齡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黃儲，也。嗣

君，故謂之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

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公主嫁吐蕃。○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

才刊看平。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制

定上之才皆爲之敍，質以經史。其敍宅經曰：「近世巫覡見三六卷四。妄分五姓，如張

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

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紙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敍祿命

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見七卷二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

士。東漢光武家南陽。南陽，帝鄉也，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斂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

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

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

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

室。學墓之當路毀之，則朝而窆。賤去聲。○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

之葬地，皆於國都之北，兆域也。壘域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

踊。真○捐心為辟，跳躍為踊。踊，禮也。○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小

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曠○墓穴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識者以為確論。五月有星孛于太微宮。天常南宮。詔罷封禪。從稍遠其，書罷封禪何？職也。罷之請也。罷之矣，何議焉？罷

以星變，則可議矣。起復于志甯為太子詹事。詹事于志甯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

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

志甯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痕入干復丞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

刺客志甯殺子志不

呂才確論

陳大德
啓太宗
征遼

志甯寢處苦塊。見三九竟不忍殺。致堂胡氏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太宗使志甯輔導太子而奪其幾，豈其未

之思歟？然志甯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華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甯，則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書，名美也。此其美之歟？職也。然則其具官何？若曰以職方出使，而賂遺職詐，以爲開于外國，非使人之體矣。啓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德也。故書以職之。

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之。起去聲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

從軍沒於高麗。見四一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

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于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吾不欲勞之耳。晉永嘉末，陷入高麗，○窶，音徒。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瘵，債○病也。瘵，債○病也。未復

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見四十一卷第十。

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

不壯哉？」因有是命。

綱王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獻文不諳，此何以書，讒寵過也。於是奏請招士著書，門庭如市。存嫡之志，此其慚矣，故特書之。

目泰好學，司馬蘇勣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

魏王泰
上括地
志

太宗以
李世勣
爲長城

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綱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承乾不子

太宗有以啓之矣，故謹書之。

綱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綱九月，以魏徵為太

子太師。綱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

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

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

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

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

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

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

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

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綱華陽范氏曰：「

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

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蓋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遷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綱房玄齡高士慶，遇少

府小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

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

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

黃也

玄齡

魏徵

等曰：「君但知南牙同衙○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

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

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西突厥

寇伊州即伊吾郡，見上卷第五。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

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

使張掖酒泉俱見十九卷十一。有烽燧之警，邊方備寇，作高土橦。橦上作檠桿。檠桿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

煙，曰燧。顏師古曰：「甚則燧燧，夜則舉烽。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即隴西，今陝西臨洮府。諸州兵食

以赴之耳。然則河西即張掖酒泉等郡地。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

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甯，不亦善乎？」

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

咎耳。」綱冬，十月，郢府江陵縣。公宇文士及卒。士及之佞，太宗亦既知之，乃不能斥而遠之，故綱

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

太宗知去佞不能

褚遂良諫成高昌

諡曰繆。繆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謂曰書以公主嫁外國九，未有書許以者，此其書何？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薛延陀

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誤失信也。謂曰書以公主嫁外國九，未有書許以者，此其書何？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薛延陀

目上謂侍臣曰：「薛延陀，見上卷屈疆，上聲。不柔服也。莫比，今御之有二策。

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為

和親便。」先是契苾苾，見四二卷末。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見上卷三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延

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

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

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

興，今山西太原府忻州。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綱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公魏徵卒。目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

指衡山，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陪葬昭陵。見上卷第十上自制碑文書石，

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綱圖功臣於凌煙閣。十八學士圖像文學館，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是故麒麟圖功臣則書

終綱目書圖功臣三，全是無著者矣。七卷一。雲臺見二一卷八。目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

三魏鏡
魏一鏡
亡一鏡
圖功臣
於凌煙閣

大唐烈士
何力心如鐵石

長孫無忌
立晉王

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

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

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在西安府城中。唐之西內，太極殿之東。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

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

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

客紇于承基。見上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

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

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上變告。見十卷第六太子

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鞠○推窮罪也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

「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

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君集荷等皆伏誅。承基既獲罪，魏王泰日

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

乃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

兩並不

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綱以

同三品自此始

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

藥剪鬚和

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甯馬周蘇勣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

遇物誨太子

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四一。豈負朕邪？」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

雉奴

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太子治小字。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恪太宗納隋楊帝女生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子太

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

太宗戒
吳王

生狼猶
恐如羊

無忌所
宜援立
英果以
靖國家

跡魏徵
碑

副至重，豈可數易？期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

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見十五卷。第五。折簡，猶言半紙言其易也。此不可以不戒。○上謂

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

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

德也。」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

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為人謀，猶不可不忠。况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于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既立，則可以援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困于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來納幣，詔絕其昏。謂詔絕何？病帝也。前書許嫁，此○晉來納幣，則絕其昏爲無名矣。○綱秋七月，貶杜正倫爲交州。今安南國交州府。

都督。○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

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

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踏同魏徵碑。○初，魏徵嘗薦杜正

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

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見上而踏所

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見上而踏所

諫觀史

朱子嘗諫觀史

太宗自比周公季友

撰碑上見周 (遂昌尹氏曰) 卜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目書之，不言其故，則譏太宗為可知。雖然，太宗從諫之美，非出於中心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揉行之，或面雖悅悅而心實不樂。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時而發。故身沒未幾，謫訴遊行，此其所以輕于卜碑，略無留難者也。觀者又當以是思之。

實錄目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見四二卷五。

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見三一季友酰叔牙以存魯，見四二卷二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史官紀載善惡，不為萬世勸戒，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綱目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

惟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玄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

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綱目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

惟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玄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

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綱目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

惟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玄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

諫征高麗

摺遂良
復諫上
自征高麗

名將惟
三人

諭之。目新羅見上。遣使言百濟見同。與高麗見同。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

援。上遣使賈璽書諭之。蓋蘇文高麗東部大人，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惡人，故姓泉氏。去年十一月弒其王建武，立王弟于藏爲王。不奉詔使

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宴，四

夷讐詹入聲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

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勸上伐之，上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

譬猶一身兩京，隋煬帝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

誠服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

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踰遼海見四一卷之險，以天

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華陽范

氏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亦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竊徙故太子承乾於黔州。

今四川重慶府彭水縣。順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王泰於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綱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自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

將，惟世勣李世勣、道宗李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

岑文本
受用不
受賀

太宗飛
白答劉
洎

忠臣愛
其漸防

大勝，即大敗。綱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目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

去聲

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

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

其說，猶恐未敢對敷，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

其議，欲令平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

通作帛。○字體也，蔡邕見鳴都門匠人，施罽帶，遂削造焉。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及也比有談論，遂

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讜。直言也。言也，虛懷以改。」

綱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目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

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

臣愛君，必防房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

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去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

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

太宗舉
失諸臣得

飛鳥依
人

程名振
奇士

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

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

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

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據經義，自當

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

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去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輸也忠誠，親附於

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綱**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

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十一月，上至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上聞洛

陽今直隸廣平府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去勉之。名振失不拜謝。

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

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

軍。以張亮為平壤見下卷第八大總管，帥兵四萬，艦咸上聲。戰船。五百，自萊州今山東萊州府泛海趨

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見四二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今陝西臨洮、河今陝西都司降。

胡趨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

十二月，武陽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公李大亮卒。大亮恭儉忠謹，每直宿，必坐寐達旦。

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見十一卷。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諡曰懿。

綱故太子承乾卒。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封比干墓，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也。

其墓在河南衛輝府城北。春秋祠以少牢羊曰少牢，給五戶灑掃。上至鄴今河南彰德府，自為文祭魏太祖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詔皇太子監國。○發定州。○夏，四月，諸軍至玄菟見上第。新

城。綱李世勣拔蓋牟城以其城為蓋州，今遼京奉天府蓋平縣。五月，張亮拔卑沙城今奉天府海城縣。帝渡遼，拔遼東城以其城為遼州，今奉天府。綱進攻白巖城質實云未詳處所。六月，降之。綱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

目車駕至安市城在蓋平縣東北，攻之高麗北部釋農入釋薩，高麗官名，薩猶唐之都督也。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

太宗破安市救

封比干 祭魏太祖 魏文

薛仁貴
大呼陷陣

駐驛山

遣使祀
魏徵

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

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

軍塵起，命作鼓角，偃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

會有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會延壽

惠真帥眾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乃更

名所幸山曰駐驛山。即首山，在炎天府遼陽州西南。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

為將如此，何如一綱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上以遼左早寒，草枯

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還也。師綱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

碑。書法見三卷三。凡征高麗，拔十城，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

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

徵以少牢。羊曰少牢。復立所仆碑，召其妻子詣行在。見三卷二。勞賜之。綱（華陽范氏曰：

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炀帝。豈不能憤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綱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綱秋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

郡見四二遣使請吏。目回紇見同上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

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見上卷始弘廟略，廟勝之策已滅延陀。鐵勒即敝百萬

戶，請為州郡，混元太古之時元氣混然故云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勒石於

靈州。見上卷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目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

房玄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

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刺史。目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目上謂長孫無

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

承歡膝下，孝經：故親生之膝下，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

昔者，由也非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小雅蓼莪篇辭。劬勞，病苦也。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目幸房

玄齡第，目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

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還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

然之，因幸芙蓉園，在西安府城南郭外。玄齡敕子弟汎倍〇灑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

生日罷宴樂

幸房玄齡第

芙蓉園

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綱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見八卷二綱以牛進達、李世

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綱夏四月，作翠微宮。綱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

修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太和廢宮。唐高祖建太和宮。為翠微宮。綱以李素立為燕然。見二卷七。都護。綱

五月，如翠微宮。綱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

舍人裏俱奉。未命以官，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

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

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綱以李緯為洛州刺史。綱初，上以緯為戶部尚

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

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今河南河南南府。刺史。綱秋七月，作玉華宮。在西安府城內東北。綱八月，

詔停封禪。謂前帶有星字于太微，罷封禪矣。於是以前書罷封禪，此書停何？停者，未罷之辭也，姑通之云耳。人之自克誠難哉。

綱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綱骨利幹遣使入貢。綱骨利幹。見四

末。於鐵勒。即敕勒。見同上。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晝○日入餘光。養羊腓。夾○背腓。

宮 作翠微

宮 張昌齡 獻頌

宮 李緯 美髭鬚 作玉華

適熟日已復出矣。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明者何？巢刺王妃所生也。太宗十四子，無不王者，不悉書，書曹王，譏波倫也。目曹王明

母楊氏，巢刺王。見四二卷八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長孫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

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即懷贏即三八卷二。自累。」巢刺王妃，乃太宗之弟婦，故以辰嬴為喻。乃止。尋

以明繼元吉後。齊王元吉即巢刺王。華陽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激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綱冬十一

月，徙順陽王泰為濮王。今山東東昌府濮州。綱十一月，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

慈○西域國

卷四五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目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

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

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

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

子以帝範賜太

太宗殺弟而納其妃

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

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

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

不慎哉！**綱**「中書令馬周卒。」○遣薛萬徹伐高麗。**綱**結骨侯利發入朝。**目**結

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漢號堅昆，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侯利

發之號。結骨君長名也。失鉢屈阿棧。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

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二十餘年，所獲無幾。豈

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為髮毛，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盡為編戶，列次民？乎？」**綱**

如玉華宮。**目**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慈○以茅蓋。蓋曰茨。然所費已

巨億計。充容。九嬪。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為才人，後進為充容。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

討龜茲。卷見上末。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

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

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見十一卷一。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徐惠諫
征高麗

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綱三月，故隋后蕭氏卒。蕭氏何？楊后也。亡國之后，未有善卒者，此其善何？美存厚也。綱夏

五月，宋公蕭瑀卒。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目太白屢畫見。見四二太史占云：「女

殺李君
太白屢
畫見

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

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今陝西四安府華州刺史。御史復奏

李淳風
先見

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

「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

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也。王者之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

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稱也矣。」

上乃止。綱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目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

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

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

房玄齡
遠表諫
征高麗

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

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

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隋煬帝見四

雪恥，外為新羅見上卷第八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

凌波謂泛濫也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且夕入地，儻蒙錄此

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諡曰文昭。綱秋，九月，以

楮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

失畢。立王弟葉認為王，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綱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第十綱五

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日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夜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

左遷世勣為疊州故城在陝西洮州衙南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孫氏曰：君待臣以道

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勳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勳之機廢立之際，

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綱魏公李靖

太公
李世勣

卒。綱帝崩，長孫無忌緒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目上苦痢增

劇。極○甚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緒遂良入

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

「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平讒人間之。」

「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大行見十八御馬

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綱（賀善贊曰：）太宗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莫難

於再書，出宮女三千，潛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三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為曹王，三事。綱自於太宗予之之意，不知惜之之深也。綱以于志

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綱六月，太子即位。目高宗初即位，召朝集

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

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哈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

之數，對曰：「見現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

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

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

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此所以
致其觀
之治

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高宗年號之政。

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見四三綱秋八月地震。綱葬昭陵卷十。目阿史那社爾契苾

何力見上卷第六請殉葬。以人從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

利見四三等十四人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卷三。內見三十（華陽范氏曰）以武

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于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疆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

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

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為鑒矣。綱九月。以李勣即李世為左僕射。○冬。十

二月。詔濮王泰即魏王泰。見上卷第六。開府置僚屬。高宗於是為不宿怨矣。當美之也。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廷席。不戒覆箱之漸。辛使妖后劉娘唐室。貽禍邪家。

綱庚戌。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爽同三品。

綱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

太子。目王皇后無子。其舅柳爽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

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四人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遂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初房遺愛玄齡子尚太宗女高陽

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僧也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

陳玄運伺宮省機祥吉凶之先見也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

荆王元景見四三卷第九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

罪上令長孫無忌鞫之鞫音菊○推窮罪也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見上卷第七有文武才素

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如字無忌欲因事誅之

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湖今

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再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

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見四二卷六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

表道宗素與無忌及緒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饜致堂胡氏曰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劉以貧賤為歎。文靜在縵緜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繼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刃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殞。而唐之子孫。亦幾殲于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

長孫無忌因吳王恪

廣岳州府巴陵縣。

一不寧，而得天下則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遠良所宜攝止也。既不能然，後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也。夫又曰：今以遺愛繼玄齡，而無忌遠良奉來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以太宗才人武氏昭儀

綱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昭儀不書，得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皆惡其濫論也。綱目之筆，嚴矣哉。

武氏出為尼

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

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太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為九嬪。后

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

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功臣，徧贈屈突通見上卷第六等，而武士護見上卷第三預焉。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帝帝在何？皆不明也。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綱目聯書之，而特書帝在，若曰天即其所而戒之，雖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

薛仁貴登門桃

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桃。光，門之上橫木，所以安戶扉者，謂之門桃，猶言門楣。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六月，恆州大水。

父之詔
不若
是切

高宗不
罪薛景
實薛景
谷那律
諷諫

蕭鈞真
諷諫

以長孫
無忌子
三人為
朝散大

目漂溺五千餘家。（致堂胡氏曰）

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家天下，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謬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

王御身脩行，旱不為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瘳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惴惴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習陽九，屢也。漢書首義曰：凡四千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房。陽房五，陰房四。陽為旱，陰為水。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外郭未有書者，書此何？東京郭也。

目雍州安府。

參軍薛景

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十卷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甯等以景

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

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

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

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致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

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挺仗，列坐於東西廊下。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

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華陽范氏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賡厥諫諫，太宗之謂矣。」

綱大稔。任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目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

做金碧
繪錦十
車以賜
長孫無
忌辭官
無忌不
知賜官
反賜官

李義府
叩閣表

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

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

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上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

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

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情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

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

忌，無忌厲色折之。**綱**（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讒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真矣。高宗欲利

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

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院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綱**秋七月，貶柳奭為榮

州今四川嘉定刺史。**綱**初，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為厭煙入勝鎮也，禁不得入宮，因并

貶奭。王后**綱**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綱**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

遷壁州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

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閣始表請，上悅，留

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見上卷第四。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目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

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

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見上卷第四。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目上召長孫無忌

李勣于志甯，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

死。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

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勣稱疾無忌

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

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

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

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

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

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

貶唐遂良為潭州都督

褚遂良王后

褚遂良昭儀立武

來齊諫
立武氏

他日李
勣入見

許敬宗
宣言於

韓瑗為
冤遂良訟

褚遂良
昧於姪
壯勿取
之義

唐憲中
絕李勣
之由

命見三。有罪不可加刑。于志甯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

曰：「姐已傾殿，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躪聖代，陛下不用

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

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

，立以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

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

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

州今湖廣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

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

非罪。」上不聽。**致堂胡氏曰**：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蓋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老當武氏

長髮之時，率協擊公，上遣皇后，沮止其事，深誦高宗，制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管易卦象傳：天地盈虛，與時消

道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逸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息**。姪卦象辭：姪女壯勿用取女

。高宗欲廢立而取決于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推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

大節如此，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

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郭久闕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著所因也。然則武氏試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略之？武氏至于滅唐，則試后不足言矣。○音註見二一卷二。**百官**

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問諫行也。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

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平手足，投酒甕中。曰：「令平二嫗於去辭。骨醉數日

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崇。歲○神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綱**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籍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經營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集刺王姬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

宗首惡也。**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武氏既立，則其子不復為諸王而

送也。故雖太子忠已正儲位，廢之有若反掌。此所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懼王后之幽閉一言，而速其死，今又不能子其子，則亦寄生焉耳，可哀也哉！**弘**，武后所生也。

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見上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

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

許敬宗、李義府、李猫、太宗首惡、宗首惡也、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籍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經營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集刺王姬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

子忠、李義府、李猫、太宗首惡、宗首惡也、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籍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經營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集刺王姬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

李安仁
獨候見

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二月，贈武士護。見上司徒，賜爵周國公。綱秋，

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今山東萊州府司戶。目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婦人淳于氏

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謂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

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

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

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上九卷四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

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

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見上四叱義府令下，義府願望不退。義方乃三

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綱九月，括州。今浙江處州府

暴風海溢。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今廣西桂林府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綱夏，五

月，帝始隔日視事。綱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於是柳爽不書略之也，至殺之則

不可不書矣。目許敬宗、李義府、譔、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

王義方
母

帝始隔
日視事

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今廣東瓊州府崖州瑗振州今浙江台州府濟台州今浙江台州府遂良愛州今安南國清化府愛州柳

爽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綱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為

東都綱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詳知選事始此。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今廣西南甯府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今四川涪州安岳縣

刺史目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皆列清要之宦籍貫籍也。而義府貪冒○冒亦貪也。

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

上兩責之綱鄂公尉遲敬德卒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遂良，幸之也。其不與于四年七月之詔，為大幸矣。

綱己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甯同三品許圜語師參知政事綱削太尉趙公長

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綱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見上而不助己深怨之以

于志甯中立不言見上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見三四卷三

韋季方罪敕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見上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

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見同上今元

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

刑長孫
封黔州
安置

改氏族
志為姓
氏錄

勳格

初命皇
后決百
司奏

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十二卷一。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

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

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見上卷第八。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楮遂良

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甯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

甯官。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

十二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高士廉等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頒于天下。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

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

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綱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目七

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鞠長孫無忌。

逼令自殺。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綱貶高履行為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刺史。于志

甯為榮州見上刺史。

綱庚申五月，夏四月，作合璧宮。○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徒黔州。綱冬十月初

令皇后決百司奏事。皇太后決事，綱目一書而已矣。目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

決之后性明敏，涉獵見二六卷七。文史處事皆稱去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書征高麗。綱六月，徙潞今山西潞安府。

王賢為沛今江南徐州。王曰：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脩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為

檄。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綱鐵勒即敕勒，見上卷十犯

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綱王戊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目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

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見九卷第九漢挑撻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

馬請降。仁貴悉阮鐵之度磧北見四二卷末，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

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見十四卷一節連壯士長歌入漢關。」即玉門關，在陝西行部可沙州衛。思給多濫葛

北。見同前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綱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目

西突厥寇庭州，即高昌地，高昌見卷上卷第四。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

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目（致堂胡氏曰）將遂良至愛州，上表自

王勃
王勃
文高

薛仁貴
三箭
天山

來濟死
薛

來濟可
死明善處

成蓬萊宮

西內東

殺上官

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蠅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爲難。使無忌而如此，則能處爭武氏矣。遂真而如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爲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寓州見四二義府兼知

選事恃勢賣官怨讎讀○怨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

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

之有實詔除名流寓州朝野稱慶即大明宮見四三卷九成門曰丹鳳殿曰含元

移仗見上居之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綱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見八卷綱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

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諱，開悟元帝而言非不明，聽非不喻，然奸賊未去，身已不保。昏憊之君，大抵若此。

綱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經曰：殺戮專官，蓋亦哀之。京房見十七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

出入禁中爲厭煙入聲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

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

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

二聖

帝邱

張公麟 九世同 居 張公麟 忍字 以 張公麟 餘不 足

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八上發東都，洛陽至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邱，見一卷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邱。」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

「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山東兗州府壽張縣人。九

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絹也。兼○并絲帛（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暨開三老，倍孝

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機茂有餘，而新智術短矣。為公麟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醫焉耳矣。新

三老，見九卷第五。暨開三老，見十四卷十二。湖三老，見十七卷第九。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泰安州西南五里寧神山上。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曲阜

祠孔子
贈太師

尊老君
為太上
皇帝

乾封泉
寶錢

劉仁軌
不念
昔之事
矯枉過
正

縣。祠孔子。目贈太師，祭以少牢。羊日少牢。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目至

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謁老君廟，在亳州，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廟。上尊號。唐祖老子見上書過曲阜祠孔子，庶足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

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夏四月，車駕還京師。五月，鑄

乾封泉寶錢。錢一當十。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目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

事。見上。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第四。仁軌當浮海運糧，遭

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

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

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

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

疇昔。檀弓：疇昔之夜。注：疇，發語辭。昔之夜，昨夜也。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

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綱九月，劉祥道卒。目子齊賢嗣，齊賢為

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

高宗不使劉齊賢捕鷓

鷓，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鷓者邪？」

綱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見四一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

見十一卷八

高宗耕藉不惡書，此其肯何？美崇實也。

國有司進耒耜，加以瑯飾。上

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天官書：五車五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

彗星 見五卷第五

見。上遊正殿，滅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

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

不許，彗尋滅。綱秋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

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

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

貴曰：「兵不必多，願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拔扶

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

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

見上

沈毅能斷，然夙夜小心，

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

在遼

彗星見于五車

李勣平高麗

賈言忠論征遼諸將

置安東都護府

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

破之圍平壤。高麗都在鴨綠江東。

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綱冬十二月，

置安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

綱京師山東江淮旱饑。自晉大禘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書關中旱饑書，河南北旱書，關中旱蝗饑書，不一書矣。

綱己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大常伯。改尚書名為太常伯，後復舊。目承慶嘗考內外官，

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

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

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尉劉延祐弱冠，貫○曲禮二政事為

畿縣。畿內之縣。課居先。最也。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溷，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

出人右也。」綱秋九月，大風海溢。漂六千餘家。綱冬十一月，李勣卒。勣，功臣也。衛公，郭公，皆具宜，此其不吝何？

削之也。唐祚幾絕，勣之力也，故削之。目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

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綱（華陽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詔以悅之，其罪大矣。

。勣水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目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

戶，遭不肖子，蕩覆福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偷，交游

盧承慶
考官改
注

李勣可
為將而
不可為
相

李勣不
能省已

非類者，皆先馭職瓜反。擊也。殺。然後以聞。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肯，覆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華陽范氏曰：）

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闕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父子不貲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為訓乎？

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

將，必訥。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子嘗病，勣親為去作粥，風回熱，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

何自苦如此？」勣曰：「非然也，願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羹粥，其可得乎？」

嘗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怯則

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諡貞武，孫

敬業嗣。綱定銓注法。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者，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字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為少常伯，後復舊。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禪衣

設長名姓歷榜同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

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選舉志：唐制，擢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

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衡也。察其身言，已

作粥燕

定銓注

身言書判

劉曉論
選去

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綱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關中旱饑。○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旱告，此人君之事耳，后何預而請避位哉？且其久位中閏，避將何之？直書於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綱王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冬十一月，以邢文偉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

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擲，掉倒仆也。猶言相撲。次及右奉裕率。帥○東宮官名。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臣若奉

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兼○并絲絹也。百匹，尋遷左

擲倒自
有伶官

千牛衛千牛東宮官名有左右驍衛將軍。

天皇天

綱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異母兄元爽之子。綱秋八月帝稱天皇后

稱天后。綱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目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見上。綱大酺見十二卷四。目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命侍御分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

東西朋角勝

周王顯主西朋角勝漢書：角抵謂兩角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年齒尚幼

推梨讓棗

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融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今分二朋遞更迭

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據○辭視貌。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

一遽止之。

綱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目天后祀先蠶見一卷第五。於邙山在河南河南府城北之陽百

天后祀先蠶使後天攝政

官及朝集使見上皆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

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

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

義琰鹽上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

北門學士

不解事僕射

萬頃劉祿衣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平參

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綱夏四月太子弘薨諡孝敬皇帝

立雍王賢為太子目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

子奏請數朔逆也旨天后怒太子薨時人以為天后醜卷見十一之也詔追諡為孝

敬皇帝綱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獻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

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劉仁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益訴仁軌常以美言

許之至德必據理難去詰乞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去奏辨由是時譽皆歸

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

有老嫗於去聲嫗婦老稱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

械械也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瓏

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瓏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綱吐

蕃見四三寇鄯然去州今陝西行都司西甯衛

卷九

綱鑑易知錄

卷四五

唐紀

高宗

一三九

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狄仁傑范請殺仁傑

狄仁傑崇請代鄭崇質

百官朝天

綱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目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

誤斫酌○刀昭陵見上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

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

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

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

見十一卷九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

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

為并州兵原府。今山西太原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經遠之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

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

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上夏，四月，河南北旱。○秋，八月，徙周王顯為

英王。更名綱命劉仁軌鎮洮切○今陝西都司洮州衛。今陝西都司河州衛軍。

綱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君在而后期百官四夷，不待貶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期百官四夷，書曰百官四夷。

朝天后，罪昭者也。○元且百官朝后始此。

綱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劉仁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

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

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上見綱夏五月，幸九成

宮。初更名萬年宮，今仍舊見上三。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綱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邊解緩之君，

乃盛衰而突，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綱秋九月，還京師。綱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亦緩也。

綱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吐蕃俗不言姓，其王俗皆稱論，宜俗皆稱論。

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見三三卷三。

還走，收餘衆還鄯州。見上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

救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

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去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

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

元忠上封事。密奉卓識封版，故曰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

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

武氏好殺之氣先至

婁師德宣導吐蕃

魏元忠上封事

敗。原抗子，機，深懷孫皓之亡，著辯亡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列軍至河橋，戰于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

之師。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養由基踣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于戰？及戰，楚師敗績。註，踣，擊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此已然之明效也。

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

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見十二卷三之任？古之名將，

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

有賞格，而無事實，皆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

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浪江，高麗大潰，○浪，音派。李勣破平壤，見上賞

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罰也

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蕃馬之禁，使百姓

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

省仗七。內供奉。見上卷第十。

卷四六

唐紀

高宗皇帝

綱己卯，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免。綱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目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綱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

綱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見四三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綱秋，

八月，貶李敬玄為衡州。今湖廣衡州府。刺史。綱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蓋此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

綱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唐以來，書宴多矣，未有及命婦者。宴命婦於殿上，天后之仇也，故謹志之。

。綱三月，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目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

得錢二十萬緡。民○錢實者。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

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

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別

去。綱秋，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目游巖隱居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上東封，見上卷第

八。嘗幸其廬，徵為洗馬。見二四無所規益。右衛副率。同帥○太子官屬薛儼以書責之曰：「足

裴行儉

及命婦

於麟德

鏡殿

薛儼書

下負巢由見十九卷二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駕萬乘之重，申三顧見二六卷三之榮，將以輔

導儲貳，漸尖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委而無一

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綱冬十月，徙故太

子賢於巴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

立重照孫為皇太子

綱王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子。高宗制於晨牝，雖愛子且不能保，又有於乃孫哉？他時重照，不得其死，蓋原於此。况既有太子，又立太孫，固無謂也。書之於冊，亦讖之爾。

綱夏四月，關中饑，上幸東都。綱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憲公裴行儉

卒。卒未有悲謚者，此其書謚何？予行儉也。曷為予之？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為禍始。是以予之。故李勣行儉，皆功臣也。勣不具官，而行儉書謚。一子一奪，其示臣子大節，嚴矣。入綱目以來，大臣卒，書謚自行儉始。目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樣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

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

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也。終，幸矣。」既而勃墮水，

炯終於盈川。故址在浙江衢州府城南。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皮

副將也。後多為名將。綱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綱秋七月，作奉天宮。目上既封泰

山，見上卷第八欲遍封五嶽。山之尊者曰嶽。東嶽泰山，見上；南嶽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嶽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北嶽恒山，在直隸真定府曲陽縣，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先器識而後才藝

作奉天宮

鳳鳴朝

免胄示

八戰八捷

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

羣瑞，見十四卷七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

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緒

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陽。詩大雅卷阿篇，鳳鳴嗚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綱冬十月，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目突厥

餘黨阿史那突厥三字姓。骨篤祿，阿史德亦突厥三字姓。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

州。今山西太原原府。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

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死矣，何給？」台。上聲。做註也。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

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綱以婁師德為河軍源

經略副使。目叶蕃見上卷末。寇河源，在陝西鞏昌府秦州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

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唐制：天下金帛，皆貯在藏，比部覆其出入。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充經略副使也。曰：「卿有

文武材，勿辭也。」

綱癸未，弘道元年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目詔罷封

嵩山，上疾甚故也。綱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綱十

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目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

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

太后，政事咸取決焉。綱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綱郭正一罷。

中宗皇帝

初名顯，更名哲。即位，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被弑。壽五十五歲。○帝久羅幽辱，備警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武后

名嬰，僭位二十一年，改國號曰周，壽八十二歲。○后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籍紳，其禍慘矣。

綱甲申，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太后收元光宅，不紀光宅，黜武氏也。曷為不以文明大書，不立睿宗，改元文明。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武氏之得廢立也。故從唐鑑，以嗣聖紀年，而某歲書帝在某州。○（遂昌尹氏曰：昔范公祖萬脩通鑑，一書，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後盡用武氏之號。今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是雖與范氏相出入，要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綱目繫嗣聖而正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賊亂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爾。或曰：呂后制朝，何不繫惠帝之年？曰：惠帝既沒，固無年之可紀。況呂后又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立之，故綱目但以兩行分注，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之義，固不得與中宗尚存者為比，而得以繫嗣聖之號也。○

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

於皇太后以二月廢帝，立睿宗，改元文明。九

韋弘敏同三品。○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裴炎白太后而謀廢立，然綱目止謂惡太后者，何也？武氏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已非一日。縱使裴炎不為此謀，中宗亦必無久安之理。故綱目深探本原，直書太后，而不及裴炎者，亦所以著其實也。

裴炎固爭。諱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

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勅兵宣令，廢中宗為廬陵。今江西吉安府。王中

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

豫王旦。中宗弟。為皇帝，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

改元文明，且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

留守。○太后始御紫宸殿。○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夏，四月，太后遷帝於房

州。今湖廣黃陂府房縣。○鄖，音云。又遷於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秋，七月，溫州。今浙江溫州府。大水。○八月，葬乾陵。在西安府乾州。

括州。今浙江處州府。大水。見上卷第九。大水何？陰盛之徵也。太后始為昭儀

及服色官兵。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神都，尚書省

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

武氏禍

李敬業
起兵

李敬業
討武曌

閣始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

之。綱太后立武氏七廟。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

不從，追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綱英公李敬業起

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書起兵何？惡武氏也。故敬業書爵，而孝逸止書擊，其殺之，不書誅。目時諸武用事，唐

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

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矯詔殺揚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長史，開府

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移檄

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猶後列也，武氏嘗充太宗才人故云。

曾以更辨衣入侍，泊忌。及乎晚節，穢亂春宮。即東宮，謂高宗也。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

之嬖。踐元后於翬揮，后之祭服。翬翟，即雉也。陷吾君於聚麀。彼○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曲禮：夫雉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殺姊韓國夫人。屠兄從兄惟良。弑君高宗苦頭重，侍醫秦鳴鶴刺頭出血可愈。武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出血，尋帝崩。酖母殺王皇人神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

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見十一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

天后殺
裴炎

魏思敬
裴炎
魏思敬
裴炎
魏思敬
裴炎

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

不偶乎？」遣左玉鈴冊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

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敬業祖世勳，本姓徐，唐賜姓李。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齋味道為內史，

李景諶同平章事。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俱高祖子。屬尊

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

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

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營察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齋味道鞠

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齋味

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斬裴炎於都亭。在河南府城南。景先等流貶有差。李

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

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見四卷第五四面響應矣。」薛仲

璋曰：「金陵今江南江甯府。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今江南常州府鎮江府。為

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

魏元忠
請李孝
逸進軍

魏元忠
不知所
以自用

綱目本
春秋之

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孝逸軍至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攷音鬧。兵法行而逗撓，畏懦者斬，名曰逗撓。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業，敬業從之，引兵擊敬業，敬業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

降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致堂胡氏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于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自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誠自胎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綱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每歲首必書帝所。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而綱目猶書帝者，不予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廢帝，立豫王且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邪？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廢政豫王且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帝所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為之辨。

綱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見上。

綱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

太后以懷義爲白馬寺主

王求禮表請闕懷義

太后以銅匱

魚保家請鑄銅匱

得自舉。致堂胡氏曰：

女而自媒，求其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其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類多

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皆憂乏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廉恥之道乎？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爲

白馬寺主，書太后

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

在河南府城東。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

以百馬馱經來。初止攝摩寺，遂取寺爲名，創置白馬寺，卽僧寺之始也。

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稱

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

勳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

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淹○男子去勢。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歸政於豫王旦，尋復稱制。太后

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辭。太后復臨朝稱制。三月，太

后置銅匱，受密奏。太后自徐敬業復姓徐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

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

者，給馬供給，使詣行在所。見三三卷二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質者不問。

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

羅織經

有山出於新豐

慶山

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殊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脇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許偶反。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干去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賈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見四卷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第六。出入，南牙，見同上。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晉書秋九月，有山出於新豐。晉書嘗言山出者，得山出而巳。八卷三。雍州今陝西西安府言新豐縣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有山涌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瘡也。生地氣不和而埴，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

直文後

不經鳳閣何名爲

太后罷御史監軍

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太后以狄仁傑爲冬官侍郎。

綱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爲西京留守。

目時尙方。見十二卷第九。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

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上。織婦見四卷十五。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太

后殺同三品劉禕。之。目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

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鞫也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見同上，何

名爲敕？」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爲去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

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致堂

胡氏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況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害成。易繫辭上傳，亂之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冬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目太后欲遣韋待賈擊吐蕃。見上

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見十二卷三之事，悉以委之。

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綱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綱夏五月

太后加號聖母神皇綱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

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告謝於郊御明堂

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見上先加尊號綱六月河南巡撫大

使狄仁傑奏焚淫祠綱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

吳太伯季札伍員避四祠綱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綱書匡復何特筆也王莽之篡惟劉續起兵與復武后之亂惟琅邪王冲等書舉兵匡復宗溫之僭惟淮南西川書移檄與復皆特筆也冲貞子也曷為先之首唱義

也劉續見十九卷第四淮南西川見六十卷第五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

夔皆高祖子越王貞太宗子及元嘉子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虢王鳳太宗子子東莞官公

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

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

聖母神

狄仁傑奏焚淫祠琅邪王冲等舉兵匡復

「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譎詐為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冲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先擊武水。故城在東昌府府城西南。莘。莘縣。令馬玄素閉門拒守。

冲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眾懼而散。冲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邱神勣擊之，至博州，冲已死。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今河南汝甯府。太后遣將軍

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拒戰而潰。遂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見三三卷三。應之，諸王皆不

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刺史趙瓌。瓌，規。瓌妻常樂長公主，

高祖女。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

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

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

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

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

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

下

常樂長公主

蘇珣抗論不回

我狄使
君活汝

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見下卷道過寧州。今陝西慶陽府寧州。寧州父老迎勞。去聲

之曰：「我狄使君。初仁傑為甯州刺史，故稱。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在甯州城西。下三日而後行。

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

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恨不得尙方。見上斬馬劍，加公之頸，雖

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今湖廣安陸府景陵縣。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

莞公融濟州。今山東兗州府濟甯州。刺史薛顛，以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

爲太后所殺。太后拜洛受圖。○明堂成，作天堂。號明堂曰萬象神宮。

己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大饗萬象神宮。○秋，九月，太后

以僧懷義爲新平。今陝西西安府邠州。道大總管，討突厥。○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目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變也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

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於家，或教之告

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彭

州。今四川成都府彭縣。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真。敬業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

耐久朋

求冥福

子昂疏
諫太后

太后始
用周正

後世進
士殿試
之始

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冬，十月，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

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意婉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

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是年八月，徐敬真引張楚金等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臣

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枉於疎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顯示

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又正月為一月。舊曰用周正何？諫心也。周士彛，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綱目深探其情，故特書曰用周正。○太后自名嬰。同照改詔曰：制綱除唐宗室屬籍。

○庚寅，七年。唐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鄭澐曰：此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廷，始見于此，遂因之以為定制。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

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奈競相尚，諠訴無

慚。至於才應經邦，惟今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

不同時。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盜侍武帝。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北賦，武帝乃召問相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

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桴也。

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

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臧，謂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一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歟？況其事始 南宮，禮

于詹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焉。 部也。

止王弘義為侍御史。自禮泉今陝西西安府禮泉縣。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恆州今直隸真定府。刺史

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高祖子。謀反，元名廢徙和州和州，今江南。貞

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同鹿，音衆，上聲。○神

觸不直，聞人論，則咤不正，一名任法獸。今御史法冠曰獬豸。○昨，音曠，聲也。何嘗識字，但能解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今真定府

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

辨多何
識字

柳上刻

徐杜獨存平細

唐宗室
始盡
武氏改
周國號曰

捕踈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

侍御史。或告勝州今陝西榆林衛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枷上

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

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來後侯必死，遇徐

杜必生。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司法不施敲扑皆杖也。吏相約有犯

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構

者，皆為去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詳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

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

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

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

果直。綱太后殺南安王潁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目唐之宗室，於是殆盡。

其幼弱者，亦流嶺南。今廣東道。綱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

改姓武氏。書稱皇帝廢某為某，多矣，此其不書廢，書以何？不予且之得立也。不予其立，則廢之宜矣。故不書廢。武氏既改國號，自是削其太后，稱武氏焉，所以絕之於唐也。綱目之筆削謹嚴矣。目侍

傅遊藝表請改國號

則天樓

四時仕宦

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

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御則天

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承嗣

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彘見上卷第五。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傅遊藝為

鸞臺見上。侍郎平章事。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

后欲以太平公主武后女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略，太后以為

類己，常與密議天下事。**綱**（致堂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梁非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

也。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置，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綱**冬十月，周以

徐有功為侍御史。**綱**道州今湖南永州府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

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

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

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

之，聞者相賀。

綱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目初

金吾大將軍邱神勳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勳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

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

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

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見上在道爲仇家

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

尋亦爲太后所殺。綱秋九月，周以武攸甯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目太后謂

仁傑曰：「卿在汝南，今河南汝南府，即豫州。仁傑先爲豫州刺史。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

「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嘆

美之。綱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目先是鳳閣舍人

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

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

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爲款，并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

此請兄入

狄仁傑
未顯知
諸者名

李昭德
諱以姪
為嗣

權植益
股
糊心昧
目

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綱王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目初

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高者，試守鳳閣舍人給事中。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其次等者試守諸郎官，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

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梁椎作推，音退侍御史。齊魯謂四箇椎為權。言授官之盃

通作。脫校書郎。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盃，个个相似。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同心存撫使，昧米目

聖神皇。武后號聖神皇帝。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

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

郭霸

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綱周以郭霸爲監察御史。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

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綱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目來俊臣羅

告羅緝人罪而告之。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

元忠潞州今山西安府。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滅死。

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

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

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

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

子得書，持之稱變。卽下上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

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見十卷第六上變告。得

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

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

狄仁傑

「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

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今江西九江府彭澤縣。元忠、涪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流行本嗣真於嶺

南今廣東東道。綱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自革命以來，每事必書周，外之也。此則曷爲不書周？禁殺未失也。書周，是善之美。時江淮旱

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捨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

餒，淡○猶言一瓣，謂一口之食也。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見四五。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

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

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綱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

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

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

父者，况姪乎？』太后矍覺然。矍，驚貌。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

「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綱致堂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

安其位也。以情而言，詭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缺亦少損矣。」綱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綱太后

李昭德謀慮之善

杜肅懷餓上告

召客亦須擇人

李昭德謀慮之善

自垂拱武后年號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

將以下，不可勝數上，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

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見上，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

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見上。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

構善思，坐流驩州今安南國又安府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關朱敬則上疏曰：「李斯

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

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睿宗年

草昧易屯卦象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天地屯蒙易二卦名，屯，雜也。蒙，昧也。。三叔流言如瑛邪王冲等舉兵之類，猶成王時之三叔也。。四凶構

難如李敬業起兵之類，猶舜時之四凶也。。不設鈎距見十五卷第九。。無以應天順人易革卦象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切刑名，不可

摧姦息暴，故開告端告密之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蹙上雁足。少和聲。向時之

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謂不可用也。芻，草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厭，音煙，入聲，鎮也。伏願覽秦漢之

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綱冬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豫王妃何？武氏之婦也。革命以來，所殺

上敬則
知變

妙策今
之芻狗

恆遠周殺。殺婦耳，斥武氏何？武氏殺人多矣，皆託罪而公殺之，故非周。妃死宮中，莫知所處，獨斥武氏者，罪不繫於周殺也，其旨深矣。

目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

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

煙入弊。○詈。○語也。太后殺之。瘞也。

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謹為潤州

今江南鎮江府。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

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唱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瑊斟

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

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非。○熟寢。太

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失於出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

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綱**周制宰相撰時

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瑋。○瑋，音執。**目**致堂胡氏曰：唐制，宰相脩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

，月送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況武后行事，污穢册牘，姚瑋為之

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去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詎，天下人固詎之矣。不力為善，而惟入是防，

而終莫之禦也。**綱**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目**師德寬厚

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見上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

徐有功掩罪熟寢

時政記自此始

唾面自乾

安金藏剖心

九月梨花

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悄憮然棟勸之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

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綱**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

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升楚毒，皆欲自認。太常工人也。**安金**

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

之，令舉與○兩手對舉之車。入宮，使醫內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敷以藥，經宿始蘇。太后

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

免。

綱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賊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

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綱**九月，周貶來

俊臣為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綱**參軍流王弘義於瓊州。今廣東瓊州府。**綱**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

南賓今廣東廉州。前魯王泰軍，邱悅上府靈山縣。尉疏，攻其專權故也。○冬十一月，周明堂火。○太后命懷義作天堂，見上

懷義作血像

第六 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

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在河南府城西南。南侍御醫沈南鏐亦得

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

之命，更造明天堂。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以明堂火

制求直言，獲嘉。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

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劉知幾思慎賦 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一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

隱嵩山。書隱何？美之也。諸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淡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千牛衛將軍安平府安平縣。王武攸緒

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

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茅椒編之為室，性暖可以禦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

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姚元崇
剖析如流

潘好禮
設客問

綱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
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新明堂成。城門道
天宮。綱冬十月，契乞

丹。東胡種
今直隸真
定府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今直隸大
名府。刺史綱周以姚元崇為夏官

侍郎。○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

之，擢為夏官侍郎。綱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

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今直隸廣平
府廣宗縣。潘好禮著論稱有功

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

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

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見十一卷
第九。主人曰：「釋之所行者

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

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視○會
也。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

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諫，語○獄名周
曰囹圄。數朔挂網羅，豈不難哉？」

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

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

五耶六耶

哉。綱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見上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附朱粉，衣去錦繡，賞賜不可勝升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卷四七

唐紀

中宗皇帝

附武后

綱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夏，四月，周以王及善為內史。國王

及善已致仕，會契丹見上卷第十。作亂，起為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

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

史。」綱六月，周來俊臣伏誅。綱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

前後羅織見上卷第四。誅人，不可勝并計。自言才比石勒。見三一卷第七。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

李昭德
來俊臣
同棄市

狄仁傑
從容就
武后

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武后女。與皇嗣。睿宗廬陵

王。中宗南北牙。同衙。唐分宰相為南衙，故稱南牙。宦寺。為北衙，故稱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

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

吉頊。旭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竄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

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見十一卷第九。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

家爭噉也。淡。食也。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綱周以武承嗣、武

三思同三品。綱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見上卷三。中丞。綱冬，閏十月，以狄仁傑

同平章事。仁傑進用，例書周以恒節也。此其不書周何？仁傑心平唐者也。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諂行宮之召。綱目於其始相，特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惟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平唐者也。他日帝既在東都，周之復為唐已決，則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無嫌矣。

綱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氏改東都為神都矣，此其復稱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改。既書周，則雖書神都可也。今帝既還，反正有

日，譌為號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哉。目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

太宗櫛風沐雨。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運洪水也，沐甚雨，櫛疾風。郭象註，櫛，櫛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櫛頭。親冒鋒鏑。的。矢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

狄仁傑
勸武后
召還
陵王

吉
宗
容
說
之
昌
碩
從

狄仁傑
足
繼
禰
奚

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

附

附○合食於先祖曰附。

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

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君也。股肱臣也。虞書：元首，

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能言鳥，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

之姓，兩翼，二子中宗，睿宗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

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官名，唐百官志：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嗣聖十七年，改為奉宸府。頊從

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用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

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

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閒閑○乘空閒處。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

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見三三卷二。承嗣怏怏，遂發病死。繼秋

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見上二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禰奚矣。」左傳：襄公三年，晉郤奚謂老，晉侯問詞焉，稱解狐。

藥物中
日何可

蘇摸稜
狄仁傑
北安撫河

其醜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醜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午，奚之子；赤，職之子。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

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綱九月，突厥

陷趙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周刺史高叡死之。綱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皇嗣固請遜位于

之，立為太子。賜姓武氏。河北道見四二卷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噉。拙○突厥，長名。綱周以蘇味道同平

章事。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稜，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

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綱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同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事計逼情危，

且圖除。」緩也。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

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綱周

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今河南彰德府。王旦嘗為皇嗣矣。於是廢之，

綱則不冉廢何？不下武氏之立

綱

之也。故曰終好書傑王，自皇帝廢為皇嗣，書以，自皇嗣廢為相王，亦書以。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歷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目師德

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

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

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見上卷第四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

名終，人以是重之。綱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今浙江温州府平陽縣。尉目太后以頊有幹

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見上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

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

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飶於，去聲。○朕也。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

馬，肥逸無能制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職

瓜反。○三匕比。短劍杖也。』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

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

狄仁傑
德

制馬三
物

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綱**十二月，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綱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夏六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為唐也。是故大臣卒不書讞，自裴行儼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目**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評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

執鞵

○馬鞵計也。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

狄仁傑
為張柬
之

今河南河南府

辛成反
正之功
桃李盡
在公門

周復以
正月為
首歲

蘇安桓
疏請禪
位東宮

三月雪
瑞雪瑞

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賀寶云：本詳沿革。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謂所薦門生。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綱**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綱辛丑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正月，帝在東宮。**目**是歲武邑今直隸真定府武邑縣。人蘇安桓上

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士，此非長久之計也。」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綱**三月，雨。去聲。雪，記異也。**目**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

三足牛

李迥秀
出妻

蘇安桓
復上疏

武舉
設武

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去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

謁言曰：盛明其失也。書益稷注大言而疾曰謁。「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也。謂三公也。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

也。」太后為之愀惜。悚動之貌。然。惻之貌。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微

賤，妻吐陵孕。送女從嫁，為婢。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

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

侍郎。天官侍郎崔玄暉委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見上卷左丞。月

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

」乃復拜天官侍郎。周以郭元振為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都督。

王寅十九年。周武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是歲蘇安桓復上疏曰：「臣聞天

下者，神堯高祖文武太宗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子追

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宗廟哉？今天

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

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他之罪。周設武舉。秋九月朔，日食，不盡

如鈞。

武丁卯年。梁武己巳年，唐開元十七年，日食亦皆不盡如鈞矣。不盡，此何以善？為武氏書也。武氏以陰侵陽且極矣，故次年而日食之既，終綱目書日食不盡如鈞二。會是無書者矣。○一見四九卷十一。

冬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自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見四二卷探訪使。

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先上。然循憲因

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

后曰：「朕甯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

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

秋，九月，朔，日食既。食既，大變也。往年九月，不盡如鈞矣。於是九月又食之既，武氏嘗診晉田上聲。陰之陰參已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即世，變不虛生，信哉。○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初，元忠為洛州今河南河南府。長史，張易之

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今陝西安府。長史，

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

少年，不閑吏事，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承其空乏也。左傳成公

佳客

二年攝官承乏。

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

惡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

引鳳閣蛤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

謂曰：「名義至重，神鬼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

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

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史者，紀事之書，謂之青者。蓋古人以火炙簡

，令汗出，取書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

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

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

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

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

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

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

宋璟激

張廷珪激說

朱敬則抗疏理

王陵中
理元忠

張易之
憚宋璟

中丞
何劭
五

竟貶元忠高要今廣東肇慶府尉，流說嶺表即嶺南。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道。」十

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殿中侍御史王峻後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

威怒，得無狼狽見三三卷三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顛覆流離也無恨

。」璟歎曰：「璟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

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

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稿謂璟曰：「中

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

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

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同者，特以蓋生庸中，勢不得不直耳。若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綱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同平章事朱敬則致仕。綱敬則

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綱夏四月，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

事

再思
高麗
舞為

蓮花似
戴郎言
賦兩足
狐

姚元之
薦張柬
之

事。綱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綱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

內史。目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

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見四一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

坐大笑。時人或譽。平聲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

蓮花似六郎耳！」綱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見二十目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

譏楊再思出為長社。卷八令。綱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故城在陝西富夏衛城南。道安撫大

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自革命以來，凡封拜皆書周以恆辭也。此其不書周何？柬之心乎唐者也。自柬之相，而帝有復位之害矣。

綱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目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

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

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綱十二月，周以陽嶠。檢去為右臺侍御史。目

桓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御史職討奸猾，如鷹鷂之搏擊鳥雀。

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

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

顧記江中之言

桓母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
 位大赦。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
 刑少卿桓彥範相王見上。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宿衛也。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富貴誰所至也？」多祚泣曰：「大帝高宗也。」柬之曰：「今大帝之
 子為二豎汝○昌宗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
 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鹽上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
 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
 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
 李堪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
 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見四四卷六。
 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
 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

張東不能
等不室
武罪人
罪人九
罪人九
以係書
恩輕書
大率而
無學而

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武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起，驚問曰：「

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太后見太

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

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

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

遷太后於上陽宮。在河府園鄉縣。國音突。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致堂胡氏曰：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竊惑

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

罪也。誅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流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

唐太廟，戮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

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

罪，自絕於唐，柬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

始終矣。或曰：文姜哀姜，與聞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

，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推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

常事。文姜預弑魯桓，文姜，魯桓公夫人莊公母也。左傳桓公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逆焉。公請文姜，文姜皆齊侯

也。使公子彭生拉公而殺之。哀姜預弑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

：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子般立，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弑之。慶父通於哀姜

，其弑皆也。哀姜預知之，聖人例以孫書。莊公元年，經曰：夫人孫子齊。閔公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文

姜也。魯人貴之，故出奔。夫人姜氏，哀姜也。預弑，故

與慶父皆出奔。內齊年，謂之孫，猶孫讓而去也。○孫同遜。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暉為

姚元之獨鳴之流涕

復立韋后為皇

去草不去根

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雌綱二月，復國號曰唐。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今廣東道。綱以楊再思同三品。

○姚元之為亳州刺史。綱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鳴咽。咽入聲。流涕，桓彥範

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

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刺史。

綱復立韋氏為皇后，賜后父玄貞上洛。今陝西西安府洛南縣。王綱上之遷房陵。即房州。也，與后同

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

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

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見四二卷六。自古帝王，未有與婦

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

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綱以武三

思為司空。綱二張之誅也，洛州見上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

除，產祿漢呂後時，呂產呂祿比武三思。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

彼猶机
上肉

几。案也。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今陝西西尉劉幽

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左傳莊公六年，若不早

圖，後將噬臍，謂口齧腹臍，喻不可及也。不從。上女安樂公主。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

沒入掖庭。宮中獄名。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

拜為婕妤。見四二卷三。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

議政事，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博具也。而自為。去聲。點籌，三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朔勸上誅諸武，不聽。上遂以三思

為司空，同三品。綱三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車以蒲裏，輸行故安。徵武攸緒。見上卷第

十。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綱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殖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

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陰諂

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

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

鄭愔諂
武三思

敬暉等
以崔湜等
為耳目

雙陸點
鄭

五王

五王不知人可恨

楊元琰請處官為僧

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情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脩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致堂胡氏曰） 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議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斯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造亂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豈？

綱以宋璟為黃門侍郎，**目**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視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言太后既歸政於子明君。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見十一卷四。平**綱**以楊元琰為衛尉卿，**目**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綱**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洛水溢
河南七
北

魏元忠
捧制感
咽涕泗

公守開
國之官
五品階
加

魏元忠為侍中。見四四。流二千洛水卷一。溢除家。綱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南十七州大水，制求

直言。綱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綱皇太后武氏崩。目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上居諒陰。廢。○天子居喪之次。以中書令魏元忠

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

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自出曰涕，鼻出曰泗。見者曰：「事去矣。」（致

堂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濟危殆，無所屈折。是以竊為耳，以利為輕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千

敬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心焉。卒為三思所陷，容容猶默，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太平，武后女，安樂，皇后女。綱二月，制僧

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置十道巡察使。綱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

皎。目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今廣東逃歸東都，匿於友人

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

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

遜並除京官。綱大置員外官。目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

袁楚客
以書實
魏元忠

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見高要見上第四還為相，不復彊諫，惟

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今河南開封府酸棗縣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

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緹衣價道也，借勢納賂，三失

也；牌○戲 優 倡也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五失也；寵進

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

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

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綱夏五

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見上卷綱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

遠州司馬。綱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彥範

瀧州今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柬之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恕己賓州今廣東高州府信宜縣，玄暉白州今廣東梧州府博白縣，司馬員外

長任，削其勳封。綱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綱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

己、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綱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同於天津橋。在河南府城西南

武三思
殺五王

五狗

李元紘
判礙礙

太子起
三思誅武

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

彥範於瀼雍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湜雍說三思遣使矯

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

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執彥範、暉，恕已皆殺之。利用還，擢

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猶言世。何者謂之善人，

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

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

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皆暉等也。惡本未除，味于遠引，以自取禍。書曰：為所殺

皆在我也。冬十月，車駕還西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目太平公主與

僧寺爭碾年上。位○皆磨屬所以碾。碾穀出米者。雍州見上。司戶李元紘法判歸僧寺，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改名從一。

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城南。在西安府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綱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會而死。天子在上

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皇太后

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見上以三思故，每下制

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敕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

等矯制發羽林見上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

叩閣始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上

俯謂多祚所將千騎隸左右羽林，初太宗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騎，後中宗增為萬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

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為

左右所殺。綱目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

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脇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

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

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今貴州思南府尉。行至涪陵見上卷第八而卒。

綱目戊申二年春二月，敕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

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敕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高祖未受

忠

上桑條
貴歌

張仁愿
築三受
降城

而輕元
置脩文
館學士
上官昭
容第詩
甲乙

斜封墨
敕

命天下歌桃李子。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文皇。太宗未受命，天下歌秦王

破陣樂。見四二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太宗始召武后為才人，既見，賜號皇后未受命，

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

先蠶。見四五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綱三月朔方總管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目初朔方。今陝西軍與突厥以河為境。仁愿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綱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自是突

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

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也。」肉。慚之心

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綱夏四月，置脩

文館學士。以學士名官目置脩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橋去等二十餘人

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法使上官昭容。即上官婕妤，是年第其甲乙。於是天下

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綱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

品綱始用斜封墨敕除官。目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好。見上皆依勢用事，請謁

受賦。

求○以財枉法相謝曰賦。

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

攝，檢校判知官。

員數外，別置同正員，資格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某官，判某同事，知某事者，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也。

凡數千人。上及皇后，公主，

上疏 幸營否

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

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

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

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上官儀

。而取三怨。

謂竭人力，費人財，奪人家也。

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

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

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

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

僧始落髮後之稱。

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饜饑饉，

臣竊惜之。疏奏，不省。冬十一月，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武崇訓之弟延秀，

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徵武攸緒入朝。

攸緒於是三見綱目矣。說之

，故詳

書之。目召武攸緒於嵩山。

見上卷第十。

敕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

山服見，

現

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

宮女拔

郭山傲
獨歌鹿
鳴蟋蟀
迴波辭

和事天
三無坐
處

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綱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婦官名，九嬪之一。

綱己酉，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賦名也。以麻縹巨竹分闕而挽水調之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短音巨大索。

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

業郭山憚

蕙。詩小雅篇名，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之義。

蟋蟀

詩唐風篇名，意取好樂無荒，夏土。○短音句。置置却顧貌。

明日，賜山

憚，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

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

諫官也。」綱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夜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

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苑趙彥昭同平章事。自監察御史崔琬苑

對仗見四五卷四

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

低頭。樓○曲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

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

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

及員外官」也。綱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

今江西吉安府。貶崔湜江州。

今江西九江府。

司馬。綱崔

湜鄭愔俱掌銓衡見三七卷九。傾附勢要，賊賄狼藉。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恆、李尙隱對

仗彈之下獄，流貶遠州。

綱庚戌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夏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見一卷第九。舞

祝欽明作八風舞，稱掃地。

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綱六月，皇后韋氏弑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中宗後位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雙經韋氏，唐室再亂，不保其身宜矣。

許州今湖南開封府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

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

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

淡○麵食。中進毒。中宗崩，韋氏祕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

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

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睿宗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皇

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率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

起臨淄王
韋氏討

天星散
落如雪

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依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

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后兄安樂公主謀去之。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

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

等貶官有差。雌書為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三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

等貶官有差。雌書為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三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

等貶官有差。雌書為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三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

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暉、苑總監鍾

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

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見上萬騎皆怨，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

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

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

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

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日：「韋后醜，殺先帝，謀

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壞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於市，諸韋襁義上襁兒無免者。封隆基爲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儉立節今直隸保定府邢州。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圖相王且卽位，廢重茂，復爲溫王。圖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自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整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

姚宋徽
心輔政

罷斜封
官

簡度之
還始此

蘇頌
孝

以公主
為女官

者一上從之。綱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國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獨

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

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

不可勝數。上權傾人主，其門如市。綱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

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綱以宋璟同三品。目璟與姚元

之。是年六月以姚元之同三品。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

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太宗年永徽。高宗初即位年號。之風。綱八月，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

○所罷凡數千人。綱冬十月，以薛訥為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經略節度大使。簡度之還始此。綱十一月，以

姚元之為中書令。綱葬定陵。在西平府，當平縣西北。目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

諡故英王。中宗初封周王，後徙為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綱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公蘇瓌，規卒。

目制起復瓌子頊。廷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

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綱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

官。綱為女官，終綱目一書而已。目上以二女為女官。亦作冠，見四卷第五。以資天皇。高宗太后。武后之福，

鷹狡
須急
教之

太平公
欲危
太子

欲為去聲造觀貫。諫議大夫甯原悌上疏切諫，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綱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綱貶祝欽明、郭山暉為諸州長史。目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山暉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旦為帝。及改唐為周，廢旦為皇嗣。後中宗立為太子，又廢，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綱辛亥，睿宗皇帝景雲二年

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守注，皆茂廢，宜立者，相王旦也。大書睿宗皇帝，所以正其始也。

綱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關王守

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目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也。輕之，既而懼其英武，數朔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詔，平去二聲伺其所為，織

悉必聞於上，與益州今四川成都府長史竇懷貞見上第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

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

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

願陛下無惑。」上瞿句。驚視也。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

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

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

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傾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

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悅。是年正月以張說同平章事。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

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

以宋王成器為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今西安府邠州。刺史，太平公主蒲

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綱復斜封官。殿中侍御史崔沚言於上曰：「斜

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眾口沸騰，恐

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敘用。綱貶姚

元之為申州今河南汝南府信陽州。刺史，宋璟為楚州今江蘇淮安府。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綱太平

復斜封官

姚宋並

置十道按察使

廣成之言無以

終南乃捷徑之

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弟兄故有是

命綱夏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綱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之名冬十一

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史崇恩告道士承禎道士也，不書何？上召

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西。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廣成子，軒轅時人，隱

房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虛營營，乃可長生。無以過也。」

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承盧藏用指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謂承禎曰「此中

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

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綱王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春正月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蕭至忠自託於太

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今西安府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

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

非所望於蕭君

慧星出西方入太微

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過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綱秋七月，慧星見五卷第五。出西方。

入太微。天南宮。綱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綱太平公主

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紫微天帝之座。及心前星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皆

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

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

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

「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

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

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綱立妃王氏為皇后。綱流劉幽求於封州。

目初，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王琚，預于王同皎見上七。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西見

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

主。」

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韋庶人 韋后追廢為庶人。 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

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瑒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

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瑒曰：「天子之孝，

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

太平公主之黨，僕射夜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委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

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

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

州，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張暉於豐州。故城在陝西榆林衛。○冬，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

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

「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聊李日知曠，聊人反。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

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史不日知

